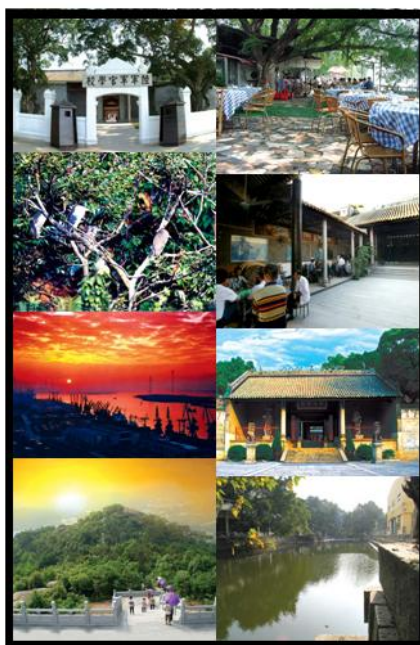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六年十月第九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Cdn. \$006



●鄭玲近作選輯

●黎巴嫩詩選

●廣州獻詩、黃埔繫情

96



目錄

No.9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鄭玲近作選輯 1

詩創作

魯鳴	老房子	2
向明	再見。馬達這東東	三首 3
藍亭	中彩	3
嚴力	多味詩口香糖	4
夢凌	海濱之晨	5
資中華	紅酒／茶	5
徐江	雜念	四首 6
桑克	黑髮僧侶	6
秀陶	On Coitus	7
夏野	非常道	7
謝青	風箏／帶怒的雨	8
曦林	拆字詩	五首 8
王渝	我・廚房	8
伊沙	作家為什麼這樣紅	9
17樓	火車／衰老／石頭	9
莫云	山林獨白	9
遠方	暑夏的反對派之二	10
蔡可風	失音的楚戈	10
李斐	陳宇庭和央金拉姆	10
杜風人	廣告眼／龍之蛻	11
郭密林	微型詩五首	11
麥田	虛構一場雪	五首 11
冬夢	廣州獻詩、黃埔繫情	12
余問耕	海不揚波	三首 14
陳銘華	鳳棲黃埔	七首 15
古松	情留黃埔	三首 16
林小東	海廟神韻	四首 16
蔡克霖	受難的耶穌山	三首 17
秦松	大地之行輯四	18
哲明	素描台灣	19
伊犁	毛象湖春日重遊	19
黃伯飛	我	三首 20
心水	在冷冬中飲泣	20

李雲楓	代替／疼痛／中秋	21
黃奇峰	國慶感言	21
施漢威	隱藏的痛	21
明迪	鴿子／重返屠格涅夫	22
秋夢	環球氣象	22
林居	心疼老伴兒／話中話	22
林忠成	增肉劑	23
喻德榮	童詩三首	23
唐德亮	冒土氣的詩	23
劉虹	北京印象	四首 24
依雯	暴風雨	24
三分夜色	抵抗	四首 25
曉波	二號病區	二首 25
曲有源	遠讀向明〈姆指山下〉	25
葉盛生	碎詩十段	二首 26
王梅芳	天黑之前	26
楊犁民	月亮	26
高岸	在路上	27
王妍丁	報春的桃花	二首 28
文錦寧	藤與樹	28
婉冰	瀟灑人生	28

譯詩

北塔	雙語詩二首	29
秀陶	選自《不完結的世界》詩三首	29
張子清	黎巴嫩詩選	30

評介

程一身	瓦蘭詩中的肉體與靈魂	31
陳葆珍	27個字寫了一場革命	32
劉耀中	約翰・姚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廣州黃埔八景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有人嗎

眼前的場面
——人工照亮的舞臺
戲到高潮
化學臺詞滿天飛
冷場時
一屋相對無言的舊傢俱

有人嗎 我在找
找那被同情與真誠
徹底溫暖過的人
找那靈魂與肉體
同樣豐盈的人
找那懂得他人的苦難
和犧牲的人
找那能產生音樂
具有自然滲透力的人

我渴望
當我尚不自覺之時
那種人 就一下子佔據了
我的愛和尊敬

最美麗的是人

我祈禱
我死後千萬不要成仙
天國裡燦爛繽紛
天國裡沒有我要做的事情
那裡只有一成不變的等級
不能勞動 不能創造
沒有痛苦 沒有歡愉
沒有讓生命輝煌的死

我祈禱
當我的魂魄隨風而去
依然墜入紅塵

熱血和淚水的震撼力
使我驕傲：
在天堂的背景上
最美麗的是人！

在玻璃幕牆下

在玻璃幕牆下
我揉著被反光刺傷的眼
於眩暈中回首前生

我是從廢圯的神殿的荒榛之中
跟著一群狐狸來的
——為了成為人
尋找神道不再阻隔的通途
不曾料到
錯搭在沒有剎車
只有油門的輪子上
直線墜入不容喘息的喧囂裏

在玻璃幕牆下
我勸慰自己 既來之則安之
於是在紛繁紊亂中
幻想秩序
秩序是天才
只有秩序才可以創建出
一個宜人居住的世界

但是 玻璃幕牆虎視眈眈
顯赫著物的權勢
我的幻想
無枝可棲

普魯斯特的薔薇

逝水年華已成追憶嗎
河水逝而猶在
普魯斯特舊居的野薔薇

盛開如昔

朝聖似地 全世界的人
都來到孔布蕾
為摘一朵普魯斯特的花兒
佩於心旁不讓萎謝

而這個由詩意造成的人
在有眼睛之前就先有眼淚
他自幼被疾病所困
只能把沉沉帷幕撩開一線
窺視天空

但他的目光
並沒有茫然若失
痛苦與回憶
做了他的兩位繆斯
失去了廣度卻獲得了深度
這個柔弱的人
毫不柔弱地開採了他的礦脈

隔著世紀的黑夜 薔薇如火
照著我讀他的傑作 看見他
以一種重壓下的優雅步態
從書裏走了出來
明亮的黑色的眼睛
帶著淡紫色的眼圈
憂傷 沉默
蘊涵著 大海的負擔與忍耐

站在太陽與墓地之間

1. 只能和你一起寂寞

都走不動了
站在太陽與墓地之間
遙遙相望
用電話 止痛

我們爭先恐後地說
誰也聽不清誰說些什麼

最終猜到：
你說你有書 並不寂寞
只因為聽不見我
才感到致命的寂寞

我真想嚎啕大哭
而我的聲音
已啞啞於混沌深處
只能和你
一起寂寞

2. 化入溫柔的黑夜

朋友走了
不知到哪裡去找他
如果是在墳墓裡
定能聽到我的呼喚
我也會聽到
他翻身時發出的歎息

據說 柏拉圖的靈魂上天時
是乘著兩匹馬的戰車去的
我的朋友 人淡如菊
不需要和誰作戰
他去了 披一襲風衣
化入溫柔的黑夜……

3. 陶土的靈魂

詩人啊
你的寓言使我震撼
那個被拴在車轆上的童工
和你自己多麼相似

那孩子朝夕攪拌著粘土
日夜流著眼淚
火將粘土
燒成精美的陶器
火將眼淚
燒成歡樂的笑聲

會笑的花瓶 碗碟

成了稀世珍品
這個非人的人
成了陶土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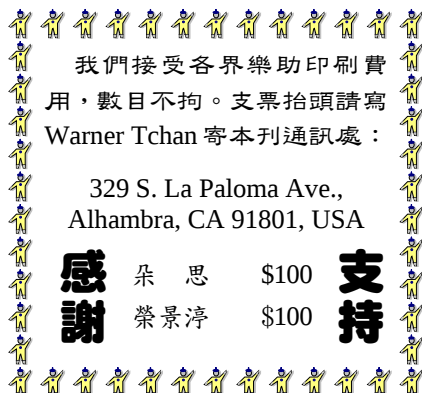
詩人啊 你是不是
也有一滴眼淚在火中凝煉
所以才寫出那些無用的
卻教人永遠動情的詩

4. 惡魔在我耳邊低語

眩暈症復發
與怨敵相逢
無法奪路而逃了
為之奮鬥為之苦戀為之流淚的
都任其落地成灰

我只祈求你
睡眠啊 你這黑夜之子
請將我裹入黑霧
不讓仇人看見
不讓朋友看見
不要詩
不要我愛得太深的一切
決意以懦夫的行徑
遺忘歷史

然而 我明白
這是惡魔在我耳邊低語
清醒時的那個我
恐怕不會同意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	朵 思	\$100	支
謝	榮景淳	\$100	持

■魯鳴

老房子

有兩張大床和一張雙層床
兩間臥室共一個門
他睡在雙層床的下面
誰做愛都能聽得見

那老房子
已有三十五年
在南方一條充滿綠意的江邊

他從小就不喜歡那老房子
整天跑到江邊去眺望對岸的風景
有一天，他竟然游過了江
把母親嚇了一大跳
回來後，被關在老房子裏
緊緊鎖住

就是那棟老房子
天沒暖氣，賊冷
夏日卻熱得要死
在一片瑟瑟的年輪中
他低吟童謠，反反覆複

老房子主人已換了好幾家
那裏已爬滿了青藤和牽牛花
他再也不想去探望
當年他逃出那棟老房子
被折騰得夠嗆

可是他清楚地記得
一輪冷漠的月亮
掛在老房子的屋頂上
斑斑點點的樹影下
青蛙唱了又唱

2006 年寄自紐約

從此。凡具馬達這號東東的
都請從我的視界隱沒
從這世界消失
馬蹄一樣，達達遠去

我不要飛到遠方去，給那裡的土著帶來戰爭
我不要開到叢林去，伐倒站在那裡挺直的樹木
我不要航到遠洋去，捕撈那些與我無仇的海族
我不要騎到街頭去，服從那些呆板的紅綠燈
我不要聽那些鋼材與頑石的傾軋，那些鑽頭也在破壞我的神經
我不要看到那些滾動的车輪，碾碎一切、包括路邊我無辜的親人
我不要吃那些快速切片，搗碎，攪拌，沒有媽媽親手調理的食物
我不要穿從生產線上一體成型人造纖維織造的大氅和長裙
我不要到你的懷裡靠一具電熱器製造體溫
我不要我的棺木是用模版膠合成型

歸還原始給我們吧
歸還天真給我們吧
我們不要
馬達這號無心肝的東東
當我們的主人

2006.8.1

傘的解構

傘呵！就散了吧！
每次猛然撐開後
骨子裡就有股去他媽的
折夥各奔四方的想像

是呀，何必一定要
拱著一座空空的穹隆
他們不讓陽光曬在頭上
卻要寬厚的你去頂替受難

傘呀你也真夠老實
挨盡了直逼的赤熱
受夠紫外線惡毒的摧殘
毫無怨尤的仍苦撐一片天

知否，凡老舊的必遭瓦解拆散
何必雨天哭得像個淚人兒
陰天被冷落，像隻脫毛的雞
蕭瑟在陰暗角落一旁

2006.7.2

穿牆人

我穿越過一道牆
那跋涉的過程
輕易得
祇要邁出第一步
便可繞地球一大圈

我穿越過一道牆
很抱歉
從來就無視牆的存在
祇要一心想走過去
便到了世界那一邊

我穿越過一道牆
從沒有遇到路檢
也設有鐵絲網阻擋
祇要我念頭一轉
牆便開門似的讓兩邊

我穿越過一道牆
從來不要打通關節
也不必動用堆土機
祇要吾心信其可行
牆躺成大路任人大步向前

2006.7.10

■向明

再見。馬達這號東東

■藍亭

中彩

你想做什麼，如果你中了頭彩
下午很多剩餘的時間，比一部電影還要長

她們在夏日的熱氣中膨脹
海邊浮起的氣球，彩色橢圓的旗

在上升，讓城市的夜晚明亮的是
女人，那些樹蔭裏穿越的鳥
鳴叫但不疲倦。疲倦的惟有夏日自己

多餘的耀眼，恐嚇著路人發散的嘶喊
讓我想起竹林與荷塘
想起一些消逝昆蟲般瑣碎的事物

城市是發燙的鐵，那些文字被烤炙
印在向西的牆上
印在街道鋼筋水泥的乳房之上

除了球賽，一家大小的孩子
那些膨脹彩球的懸浮與勃起之外
我們還能聊些什麼，趁著天黑以前

我們這些陰暗的人
習慣在夜裏將自我隱藏

情況往往如此：
蚊子如文字轟鳴戰鬥機一般
襲擊我們恥辱的逃亡

他說，我們有什麼悲哀的
看愛爾蘭人們多麼快樂

如初起清晨的鳥兒，簡單而且輕爽
渴望戲劇的，最終習慣沒有戲劇的寂靜

2006 年加州

■嚴力

多味詩口香糖

(40片裝，產地中國。有味多嚼一會兒，沒味就吐掉)

1

八十年代的欲望跟在詩的後面
隨便扔一塊磚頭就能砸到一個詩人
而如今隨便扔一塊磚頭
就能砸到另一塊磚頭

2

不管你是萬歲還是萬萬歲
盜墓者只相信你墓中的財物

3

不談政治
是暗處的兔子不想發出
被狼聽見的聲音

4

新聞報導說
又出土了一種沒有文字記載的
古代精神
暫定名為“埋葬”

5

那首不再發芽也不再凋謝的
歌被刻在牆上經歷森林的四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刀痕上閃耀著動物的血跡

6

運用長城那串多愁善感的長長的基因
漢語克隆了不少相似的造句

7

我理解你為什麼要
筋骨齊全地壓縮成一塊磚
在廟宇朝南的那片牆上曬著陽光
但落入你化緣鉢中的
依然是被想念的金錢

8

雖然自由女神在世界各地分娩了
不少經濟甚至政治上的自由市場
但是看看菜譜就一目了然
近年來她喜歡用石油燒菜

9

今年有一條新聞讓我感慨萬千
偉哥的表弟昨天步入了婚宴殿堂

10

政治的技巧說來很簡單
就是培養靈活使用左右手的習慣

11

股市經常猶如泥石俱下的決堤
甚至連魚都要站在屋頂上等待退潮

12

很多年來
我們在籠子裏讚美動物園
在動物園裏讚美森林

13

不少中國人
在異鄉大學的思念系讀完了博士學位
靠著思念的成果回家吃飯

14

現代、後現代、後後現代
從慾望裏直接提貨的日子即將來臨

15

火一般的热情
是多麼緊張的場面啊
導火索一寸寸地向對方燃燒過去

16

不管是什麼樣的後現代
它們的表情
都是從市場經濟的皺紋裏爬出來的

17

生命的表達經歷了那麼多年
歷史才剛剛站出來用磚頭證明

內心在全球各地都建有高樓

18

全世界的語種很多
口音更多
但政府都有著一致的權利口音

19

商業社會很教條
再崇高的理想或希望
都必須在貨架上出售

20

沉默是沉默者的藥使沉默保持沉默

21

也許有那麼一天
人類將殺掉那頭名叫饑餓的野獸
來吃它的肉

22

沒有不散的宴席
常常是指
既然已分掉了盤中的食物
就沒有坐在一起的理了

23

很多人一生有著不變的體積
就像從來沒經歷過水的肥皂

24

汽車多於停車位的意思很簡單
那就是床比人少
也被認為人比人權多

25

人類應在生活中保持一些魚和鳥的姿勢
這樣才能對地球的環境有更全面的理解

26

對世界上的許多報紙來講
頭版頭條的意思就是
掌權者又重複了一篇權利

27

不管你再多曬多少少年物質的陽光

也不會讓身上的汗水從鹹變成甜

28

人類更願意傾聽閉著眼睛說出來的話
這是我們給瞎子算的命

29

儘管詩經營內心的燈具
但是所有的插頭全在體外

30

一個國家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
而是財產集中到了政府的手裏

31

能放入體內的財產無非是
水、空氣、食物、知識、健康、愛和恨
不可能是汽車和黃金

32

他雖然一次次把金錢拖上了床
但始終沒有傳出懷孕的消息

33

就讓涉外婚姻來解決詩翻譯的難度吧
混血兒是多麼漂亮的譯文啊

34

經常能在聚會中聽到
穿名牌羊皮大衣的活羊
用皮草讚美著草原

35

用豐滿的乳房喂飽人類的日子
多麼無奈和短暫
但古往今來沒有人甚至也沒有神
允許我用胸部思想

36

親愛的商人們
要想把錢的數位轉換成你的名字
唯一的出路就是捐贈

37

你是我曾經的後院
走掉之後我只能向前

晨風

輕盈的裙裾
拂過迤邐的綠波
撩起一疊清音
點醒
昨夜貪吮月色的沙灘

朝陽

璀璨的金粼
燃亮了黎明的臉
多情的海風
捎來
失落已久夏的訊息

迎著旭日

輕拔生命之弦
化入
至美至性的音樂境界
掇拾倚躺在沙灘上的貝殼
輕翻著百褶水綠裙的浪漪
釀成一壺
醇香的甜酒
我已經
醅酌
海濱的溫馨
中

2006年寄自泰國

向前的還有我背後的懷念

38

既然這個國家的領導喜歡虛榮
那麼就把最好的讚美賣給他們

39

沒有了慾望的扶手
任何時代的椅子或沙發
看上去都像刑具

40

顏料商至今也不敢去想
如何出售天空無窮的藍色
就像不能利用詩是商人的失敗

■夢凌

海濱之晨

■資中華

1

就像是愛情一樣
開過了花
結成了果
再經過時間的發酵
變成了人生的佳釀
越是陳久
越是醇厚

2

喜歡你的顏色
就像我喜歡你的熱烈
不管走到哪里
你總停留在
我記憶中的那一刻
生活可以改變一切
卻永遠改變不了
你生命的原色

3

我把對你的渴望
一飲而盡
讓這份甜美
這份苦澀
一點點地
融入我的身心
讓我的此時此刻
充滿你給我的感覺
和你的聲色

紅
酒

茶

終於找到一種方式
讓我可以遇見你
讓你可以品讀我
爾後，開始融入

我會析出生命的芳香
我會重現盛開的心事
我會吐露思想的甘露
我會飄逸風情的雲霧

而這一切，只需要
給我以溫度……

■徐江

雜 念

寫著寫著東西，忽然感覺不對。
什麼不對呢？
我停下來讀了一遍。寫得挺好啊！
可它們不是我要的那種感覺，就跟眼前這個世界一樣。
也許，這就叫“雜念”吧。
我停下來，寫你現在看到的這段。

未來文藝千年備忘

混子
看上一個女兵
他參軍
入黨
在戰火中成為
標準的將軍
這是我時代之
若干文藝
對歷史所做的
浪漫描述

混子
看上一堆女子
他經商
致富
在坑蒙拐騙中成為
風度翩翩的富豪
這是我大膽推測
二十年後之某些文藝
對我之時代將做的
浪漫描述

混子
看上蟑螂一樣的
外星美女
他修改基因
成為該類

在浩劫後荒涼地球的夕陽下
快樂地向坡上
推著糞球
這是我信口說出
並立此存照的
未來千年
之文藝浪漫

閒 話

有一陣
或老
或小
的聲道裏
都愛重複一句
小得意的話
——“誰也沒閑著”

是
“誰也沒閑著”
妓女站街
騙子趕場
氣象錯報
火葬場的鼓風機
換了仁

太陽系備忘錄

在冥王星外
他們又找到了一塊巨石
這是第 N 塊
有可能成為
“太陽系第十大行星”的
巨石

現在
美方主流的觀點是
“同意”
中方的則是
“看看再說”

2006 年寄自天津

■桑克

黑髮僧侶

黑髮僧侶，那隔世的鏡子與
幻覺，我們眼前濛濛細雨
我們分辨不出華麗的廊柱、
蟲蛀的銘紋和月色
我們看見了真實的人
我們為什麼什麼也不想說

在那血肉之中的航線，血的
海鷗、血的鯊魚、血的僧侶
我們同樣看見白石製作的小馬
在我們的手心，就如一粒雨滴
滾來滾去，探測所去的邊緣
斜插一朵為憐憫所夢的百合

你沉醉在波濤洶湧的大水之鄉
一面牆壁般雄偉的水晶，我們
只看見清晰的淡青灑落
那一條條鬼魂散步的甬道
隱藏於珍珠梅碎雲般的歡愉
我們說：我們看見了什麼

那黑髮僧侶，那被我的心
所驅逐的故鄉，鏽中的鹽
紅中的綠，在一卷卷被風
切割的經文之上，雙手交疊
歡迎寧靜與暮色
當我們為他送來潮水的鐘聲

當我們幻為回家之路上的孩子
一隻與眾不同的黑髮小鳥
蹲在古榕樹枝頭，我們看見
它的遊戲，它的睡眠，我們看見
空氣之中的老虎和閃電
我們為之憂慮，它為我們緘默

2006 年寄自哈爾濱

On Coitus

把兩個流體的靈魂倒入一個燒杯而且攪動起來，可能是物理的也可能是化學的熱，溫度快速上升

X X
長也好，短也好，緩急高低都好聽，不好聽的是那廉價的所謂背景音樂

X X
這是廣闊但卻不沉穩的基礎，怪的是所有的藝術、文化、宗教、哲學甚至戰爭都有點上層建構在那兒

X X
生命離不了水，然而這裡絕非兩個氫一個氧那樣簡單的水。那末就說是一種液體吧，勿論如何如果乾，乾就是死亡

X X
名詞也好動詞也好就是不可以說出口，雖然每個人都執行。科學說：“很好。”法律說：“不一定。”

X X
人為萬物之靈。萬物皆有其季節性，唯人的最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糟蹋

X X
技巧可以研究，藥物可以借助，我們歌頌自然的、感情的、隨興的，而且不厭其煩。最壞的卻是職業化、商業化

X X
深夜聽到來自遠方的斷續的呻吟或絕命式的嚎叫，一整日的挫折、失意都變成微不足道了，世界真的美好

X X
常聽人說什麼……付出太多……，……吃虧……等等，彷彿在談收支平衡、談生意似的。他們在侮辱誰？聽話的？說話的

X X
且選取①有能力的人②無能力的人③嗜作的人④不喜歡的人，把他們結合起來，① x ③是快樂的人，② x ④是沒問題的人，② x ③及③ x ④就是那些成天不樂的、吵架的人

X X
所有的物種都各有其獨特的方式如獸類、如水族類，甚至植物都有其獨特神聖的方式。唯人不定，有時犬，有時魚

X X
如果人的體積在空氣中換置出的量一定，兩人相合所換置的量不等於兩人離開所換置的量之和

X X
“……？”*
“不，我有點頭痛。”
“……？”
“唉，有點累。”
“……？”
“嗯……”

*註：可以是一個動作，可以是一個手勢，可以是一個代號如“回家”、“來嗎？”等等

X X
年齡、高矮、輕重都不是問題。早晨吃，叫早餐；中午吃，叫午餐；晚上吃，叫晚餐或宵夜。都是吃，而且不計吃的是什麼

X X
歷年來的革命，而今：衣——從質料、式樣、早晚不同；食——看那口味、營養及保健的講究吧！住——我們有了恆溫屋、記憶床了……；行——輪子以及翅翼不夠還有火箭。然而……仍然是兩個舊器官在摩擦

X X
先有愛情，然後水到渠成。要是你先渠成的話，便有水不到的可能

Sep. 2006, L.A.

非常道

——借題發揮之二題

非常道
用舌頭開路先鋒
用拳腿一路暴行
行行色色死在子宮中

金玉其外
破破亂亂在牆內
美醜顛倒
聲聲語語關在監獄裡

螃蟹
海陸空橫行霸道
泥鯁
盛宴上揚波滑溜

上上下下一大統
謊騙小小老百姓
官官商商打鞦韆
盪來盪去挖牆根

鴛鴦蝴蝶黑白飛舞
吃吃喝喝娛樂狂歡
人性縮水世道惡化
時代真情何見存有？！

《長坂坡》裡沒有趙子龍
《空城記》裡沒有諸葛亮
詭詐誣誣假大空
誠信全失何為綠蔭？

歷史的脾氣壞？
不！歷史的心魂坦蕩蕩！
壞脾氣的歷史
純繫獨裁者的真面目

歷史，故事矣
故事，歷史矣①
“往事”誰也封殺不了
永恆貼在歷史網頁上

題記：《非常道》大陸作家余世存編纂，大陸版刪除敏感條目，香港新版恢復原貌並增有頗具哲理的長序。

引自章詒和新作《伶人往事》自序。 2006年9月1日

■謝青

風 箏

我用盡心智所能達到極限的張力
想爬過雲的高度
在濃厚的雲層之上
有更濃厚的青藍煙靄是我夢中鄉土
我從國小便迷戀著那個地方
現在我正掌握著一個絕妙的機會
我不止一次向藍空衝進，衝進
可惜我很難進入內圍如我所願
我不斷喘氣，很累！

當然我心繫地面
若為理想與愛
壯士斷腕義無反顧
但我發現青藍煙靄
僅是新境界美麗的掩飾
實質上是煙硝刀鎗混合的風氣
人性已越來越明顯猶如機械作業
感情的寄托幾乎全部來自和狗貓互動
愛！只有在舊式小說中得到幻想與陶醉
因此許多飽受傷害有苦難言的外國人
恰似風箏掛在半空徬徨……

帶怒的雨

雨大顆急驟落下
嘩啦啦叱吒不停
像一個得志小人
那付德性看了噁心

從心理學分析
雨也有委屈
海水初受蒸發
憋著一肚子悶氣
上升凝成流浪的雲
每天看 Star war 式拚鬥
還有海洋和土地
人類和資源

飯

這食物
會令人造反

卡

吞下最好
最怕不上不下

起

總有個開始
站出來
自己走

記

說話算話
自己講過的話
不可輕易忘掉

信

懷疑別人的話
已經是
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2006 年寄自新加坡

互相爭奪
招招毒辣猙獰

帶怒的雨
豁出去了

醜惡唷！它聲嘶力竭
你們狼貪自私
地球資源快沒了
溫度被迫增高了
殺戮不止
災害連年
我要洗滌主謀者腦子
要他知道處境可悲……

2006 年寄自紐約

■曦林

拆字詩

■王渝

我·廚房

已經知道
登上一座錯誤的舞臺
角色掙扎著
要從我身上逃離

這時我很想吸一支煙
點燃內心那些不知所以的什麼

右手握住菜刀
左手把打碎的蛋
倒進忘記放油的鍋裏
刀刃忍不住笑出了聲
自個胡謔出絕妙的言辭

原是激發靈感的一杯紅酒
醉醺醺地滑倒在蛋的身上
還自以為是魔術師
誓言要把清水變雞湯

當一盤混跡了現代與後現代
詩感的雜碎端上飯桌
代之讚賞的是兩雙困惑的眼睛
屬於饑腸轆轆的丈夫和兒子

甫告別舞臺的我
歡天喜地埋首到
今天報紙上一則謀殺案裏
忽然想起這是
星期五的晚上
週日將逝週末伊始
時間在這交匯點上
盛裝的特別亮麗

200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於紐約

■伊沙

作家為什麼這樣紅

這個時代最紅的作家
正坐在電視機裏侃侃而談
他說：“時代在發展
文明在進步
人類的生命意識在增強
以前礦難死人沒人管
現在不了……”

他的話
很好地闡釋著他的書
上個月
我還在讀他又賣火了的新著
他酷愛寫死
他寫死亡很會選擇
正確的時代——黑暗的文革
他寫死亡
唯恐人死得不夠悲慘
慘到不能再慘才打住
他深諳此道——
不動聲色是功力的表現
但卻唯恐我們不哭
眼淚是值錢的啊
自然，他也一定會選擇一個
正確的時代
讓人物慾橫流
讓人荒淫無道
那恰是其新著的下部的內容

這個時代最紅的作家
坐在電視機裏侃侃而談
在他發表上述高見時
電視這個沒眼色的東西
卻有點不給面子
螢幕下方忽然躡出一串冰冷的跑馬字——
“最新新聞：河北邢臺內丘縣遠大煤礦
發生嚴重透水事故……”

2006 年寄自西安

■17 樓

火 車

拖著響鼻，它爬上我的窗臺
在一群陌生的面孔之間
我倉皇消失。風把夜色揉成一團
我看著自己像粒彈珠
從茂密的草叢裏滾出來，被
兩根手指輕輕地拈起
黑暗之中，命運懸而未決
一列瘋狂的火車，轟隆隆地
向著遠方開去
始終無法靜下來，把心安在那兒
我遇見的人不斷
卻沒有誰把我認出
多少年，我說不清，有多少列火車
載著我在黑暗中跑過
此時我停在這兒
只想換一列火車，或者不換

衰 老

全部過程緣於自身
你看著這一切像
看著一雙被趿壞的拖鞋
而實際上你哪兒也沒去過
你呆在原來的位置上，你擁有過
一條黃昏卷曲的狗，房子，和村莊
一個搖搖晃晃、從白紙裏下來的人
和他無法預知的年紀
你用雙手塗抹，拒絕勸說地
把白紙揉成一個疑團
你什麼也沒有幹過
大地被新來的勢力分割
那之後都是一些跳房子的古老遊戲
你轉過身，搓著雙手使道路發熱
可你哪兒也不想去了

■莫云

山林獨白

風走過，雲嵐走過
晨光夕照斜著身影
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季節的跫音因此遠了又近……

護守山色
我們何曾折腰拾撿過
一葉眷戀的歎息？

從火紅燃燒枯黃
枯黃流轉水綠
變臉——
只是為始終不移的心境
換穿一襲合時的新衣

2006 年寄自台北

石 頭

以一隻怪獸的名義，你擁有一瞬間
被調情和讚美的權利
看上去，他們都很喜歡你——
一堆胡思亂想、在陽光下
裸露著前半身而隱藏另一半的
石頭——他們因此靠近你
在書中尋找修飾詞
用拗口的方言予以表達
你無動於衷
的樣子像個勝利者
摘下英雄的桂冠
和勳章，取消了高傲的笑臉
而把可憐的傷疤
置於他們小小的權利中

2006 年寄自黑龍江大學

■遠方

暑夏的反對派之二

1、西瓜

貌不驚人
卻也頗有特色
它的存在
是一種悖論的勝利
環境越是惡劣
越能煉就反對派的意志
它的不同政見
雖不劇烈
卻極具說服力
反對派陣營
少不了這號角色

2、雷陣雨

不平則鳴
正是反對派的本能
何況高溫高壓
讓大家窒息
看見閃電
聽到雷聲了嗎
風忙於作議論宣傳
雲加緊積蓄能量
雨隨時等待呼喚
一場社會變革
即將發生

3、晚風

論將才
當然非閣下莫屬
每當暮色四合
大軍便從天而降
橫掃百里千里
勢不可擋

■蔡可風

失音的楚戈

從心裡的深處發出的吶喊
不在音頻之內
偏能呼喚出同步的吶喊
音域、地域的設限
省籍、黨籍的設限
這般狹窄 怎能
容納得下諤諤士人的語言力度
沉重的枋杖
勉強支撐起一片乾裂的嘴唇
無聲勝有聲 抖動
在百萬人的咆哮聲中

2006年寄自紐約

鋒銳所及
逼退苦夏的乖張專橫
綏靖招安
想夢見周公的人們
都有機會

4、海灘

無疑是聖地
尤其在這個季節
大家來
從四面八方
不戴頭盔鎧甲面具
不帶爭強好勝之心
太陽傘撐開萬種風情
比基尼穿出無限想像空間
那是一種虔誠
一種皈依的表達
身心的魔障
在與神溝通的剎那
祛除

■李斐

陳宇庭和央金拉姆

甚麼是愛情和婚姻呢
陳宇庭和央金拉姆的故事
咖啡店看了一遍，在報上
略瞥四週青年男女圓潤的目光
回家細思重讀
書架是愛情小說與錄影帶陪伴
今天我坐在公園長椅覆閱舊報
地面的微風輕曳枝桠細葉紋影
仲夏艷陽下尋找現代男女內心底線
垃圾桶內塞中英報紙社會版的破碎
我解下頸項間掛戴的唸珠
凝視大寶法王正背面不同的法相
心誦真言祈求精神念力加持力量
古今兼程遠近來去我唯商借冥想
漢藏兩族聯婚圓滿溯源公主文成
散花高原綻開平原風雪雨露
松贊干布洞開唐蕃關閉門戶
現代版愛情穿串兩顆高貴的心靈
前世與今生的緣業明證修行軌跡
輪迴與轉世在藏傳佛法中並不玄虛
家族的基因和地貌環境約略地說明
自我的昇華明點和拙火有清楚說理
眼前孩童鞦韆架飄蕩若高若低
高低上落青藏鐵路蜿蜒開啟了
漢藏兩族一廂廂盛裝融洽運行
導行對未知好奇和吸引乃誘因
維護藍天雪嶺底淨土要種善果
他日假若有緣上路
高山症預防以外毋忘佛法有情
情愛底故事裡長出寒土和中土
兩株最美麗的蓮花

2006年7月31日初稿

8月6日脫稿紐約

廣告眼

驅車川過 蜿蜒車河的
現代高速公路 兩岸霓虹
投射 覬覦窺伺的鳥類眼光

啄扣心弦 而那名牌美女之回眸
令人意亂情迷 情陷
深深 深幾許的口袋荷包

語不驚人死不休 突破
心理防線的字眼兒 潛移
默化 信用卡的中年信心危機
2006.8.23

龍之蛻

昨夜星辰 北海一盞山河
潮汐搶灘 浪枕長白山
夢濤弓腰臥臥 一條長長的黑龍江

在旭日未露臉以前 龍睛
橫眉冷眼 朝代黑夜裡演義的春秋
傳奇 摸黑搬運塊狀沉重的
歷史集裝箱 出口
再內銷的現代化

硬著陸新大陸 卸下
一箱箱 千古柔情的傳統美學
峰巒雲霧 山色有無中
加工改裝的 外國月亮的兜肚兒胸罩

當輪迴再闖關上海灘時 一箱箱
偷鳳轉龍的歷史 竟將
堂堂黑龍江 蛇退赤裸裸
橫裡 一條長長的長江

連一塊遮羞布 也無

靈感

風只稍微側一側身
門就吱呀一聲
開了……

陽宗海

卷刃的陽光
找最鮮嫩的湖水
開刀——

閃電

一記耳光將我劈開兩半
身子躺在地上
影子掛在牆上

斷橋

到此，都要停下來
聽流水——
坎坷不斷的脚步聲

2006年寄自湖南

郭密林

微型詩五首

■麥田

虛構一場雪

此刻，我在虛構一場雪
在雪白的紙上虛構一場南方的雪
這場南方對稱的雪

從一開始就有了難度
因為它並沒有完全落下

是什麼將我們舉起

我一直在想，是什麼將我們悄悄舉起
才有了今天的高度
就像直指天空的大樹，它的根部
永遠無法到達它生命的深度

留言

給小 X 的留言，在
最後一個夏天的留言簿上說
我逐漸愛上了
一片秋天平靜的湖

秋天的海洋

2005 年的冬天
我夢見秋天所有的海洋
從千里迢迢趕來
又寂靜地睡去

鴿子或烏鴉

鴿子或者烏鴉
在深冬發藍的天空中
像一場即將隱去的陽光
安靜到永遠結束

2006 年寄自雲南

無法理解的是 再內銷時
卻是一箱箱過江龍的
江澤民傳

【酒誌】

《江澤民傳》的傳奇——他利用
國內傳記專家學者撰寫之後，翻譯
成英文，出口交由一位從未謀面的
美國企業家，執筆將譯文寫成著作
，在美國出版發行然後，將英文再
翻譯回中文，再內銷回中國大陸。
由上海坐直升機空降北京的傳奇，
需要如此大費周章，此地無銀三百
兩嗎？

2006.8.22

廣州獻詩、黃埔繫情

——記第十一屆廣州(黃埔)國際詩人筆會之行

3.270 的李娟

——廣州鳳凰城酒店前廳部服務臺的李娟，是我的詩的第一位讀者。

鳳凰果真無詩不落嗎
沒料到一張預留房間的收據的失誤
我第一次簽上自己的名字
不在我的詩集
而是你滿臉歉意遞過來的
信用卡的賬單

3.270 是一個什麼的號碼呢

電話無須相通
電郵還待你是否可以在滑鼠
告訴我好了

16/07/06 詩會報到的前一天
鳳凰城酒店

紅人詩人

——初訪南海神廟

我們跟隨引路的公安警車
跟隨車頂上閃轉目眩的紅燈
紅紅的燈
詩人幾時變了紅人

南海神廟祭神儀式的大閘前
夾道歡迎的大堆人群
紅紅的地氈
紅人也只是詩人

18/07/06 南海神廟活動的第一天

水泥渡頭

——南海神廟正門入口

真的是九五之尊氣勢磅礴的象徵麼
僅僅九級下船的台階

了無生氣的渡頭
大煞風景

的確詩再熱鬧
的確無計可施的
水

連輕輕的漣漪也泛不起來

18/07/06 南海神廟活動的第一天

求妻得妻

——問問南海神廟內明順夫人的一句話

受人尊敬的神可以打誑言嗎
求妻得妻
明順夫人誠心禱告感動上天的回報
求雨得雨

一句鄉音的錯聽
換來飛黃騰達的顯赫權勢
倒要問問明順夫人
你暗地裡是喜還是悲

註：導遊告之，頗有姿色的沈姓女子，因天旱連連而向上天祈雨，感動神靈，卻因一句鄉音“鋪塵”錯聽，遭南海神藉此騙婚，並封號為“明順夫人”。

18/07/06 南海神廟活動的第一天

碑壓鼃屬

踏進南海神廟
最大的特色
最大的疑惑
怎麼所有的石碑
總是壓著一隻未覺神色有異的石龜

陳銘華跟我說

◎冬夢

是鼃屬不是石龜
看來看去
我站了十多分鐘已感到有點累
千多年了
這群鼃屬難道一點都不感到痛

註一：鼃屬形狀如龜。

註二：陳銘華，美國《新大陸》詩刊主編，我的好友。

18/07/06 南海神廟活動的第一天

手模初印

——龍頭山國際詩林揭幕暨植樹留手模儀式

剛印下手模
它
對我說
今後我會在中國
永遠永遠住下來

我怔怔望著它
你的根
同樣
留住了嗎

19/07/06 龍頭山國際詩林活動的第二天

我的石碑

——龍頭山國際詩林揭幕暨植樹留手模儀式

冒著烈陽
幾經辛苦
我終於找到刻了自己名字的石碑

四十四號的你
身挺腰直的
比我
神氣得多

路過的一位小孩
居然要求

在我的詩碑旁
棲著我
讓開開心心的爸爸拍下
他跟詩人叔叔的一張照片

19/07/06 龍頭山國際詩林
活動的第二天

黃埔軍校

威風凜凜的軍裝女解導員
對著我似懂非懂國語的發問
一臉自豪的告訴我
黃埔軍校
栽育了好多好多的出色猛人將領

我很想回敬給她一句話
今天四輛浩浩蕩蕩到來參觀的旅遊車
何嘗不是坐得滿滿的
好多好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詩人

20/07/06 黃埔軍校活動的第三天

黃埔群英館

意外絕對比驚喜還少
整個群英館
我竟發現
唯一的越南籍將軍
第四期畢業生
姓洪名水

洪水漫長的八年抗日戰爭
如果換了另一個戰場
就說說我們的越戰吧
究竟他有多大的信心
打幾個落花流水的八年

20/07/06 黃埔軍校活動的第三天

釣魚臺酒家午膳

魚
蝦

雞
鵝
該游該跑了

詩
此際正被我們一桌子的餌
穩穩
釣住

20/07/06 活動的第三天

登上哥德堡號

異常高溫的正午
我
小心奕奕登上哥德堡號
仿古的商船
觸目
是一對隨船工作的外籍情侶
卿卿我我

我的照片
我的詩
視若無睹
親熱地
硬要擠進去

20/07/06 活動的第三天

國父孫中山先生 親手種植的一棵樹

我到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公園多次
今天
依然專誠看看
國父孫中山先生親手種植的一棵樹

102歲的高齡了
看來
長得仍然青蔥翠綠
就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我的心間
歷久長青

07/06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公園
活動的第四天

陳家書院

跨入
陳家書院厚厚的大木門
左右兇神惡煞的門神
我未受驚

倒是手持奇形怪狀的兩件兵器
金瓜鎚
蘸金斧
嚇怕了乖乖的莘莘學子

21/07/06 活動的第四天

溫馨提示的這一天

前誌：此次參加詩會，最感興趣的是無處不現的“溫馨提示”的告示

06:45AM MORNING CALL
陳銘華的溫馨提示：“一道下來吃早餐吧”

07:30AM 鳳凰城酒店附設的維也納餐廳，進餐前
女招待員的溫馨提示：“請您將住房卡出示確認一下”

09:00AM 往天河電腦城未諳路向
不知名的熱心機車女司機的溫馨提示：“前面拐右，直行約十多分鐘便到了”

12:00PM 陳銘華、陳家夫人、陳家千金長青、余問耕、林小東和我聯袂在“強記雞粥”午膳

收銀員的溫馨提示：“多謝 \$145.00”
15:00PM 回去出席詩會第三次詩歌論壇

廣州詩人莫善賢的溫馨提示：“可以留幾句詩話在紀念冊嗎？”

20:30PM 乘《廣州日報》號夜遊珠江四號車輛的工作人員小洪的溫馨提

示：“謝謝冬夢老師的詩集，有機會再見”

22:30PM 正待就寢

妻在長途電話的溫馨提示：“詩會回來後你要好好寫一首詩”

22/07/06 活動的第五天

初晤資中華

天色暗黑
你也穿了一件黑襯衣
還有
你的膚色也黑

還是說說白吧
配搭的白褲子
畢竟跟你的詩
同樣簡潔的白

16/07/06 廣州直通火車東站

調整身份

——參加廣州(黃埔)詩人筆會
回來的詩

趕快忘記了吧
家裡妻總習慣叫我“老公”
詩會每位工作人員
整日喊我作“老師”

老公是詩
老師何嘗不是詩
只是
寫詩的人需要努力
還得加強熟習自己的記性
如想天下太平的話
萬萬不能錯應錯認

23/07/06 香港

■余問耕

海不揚波

是南海神廟前
高高的牌坊上
萬歲
康熙爺的御筆親題
但如果海不揚波
二百多年前的哥德堡號
不沉沒
今天
哥德堡號仿古商船會否到來
這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
到黃埔來的國際華文詩人能否與
瑞典國王王后一同觀看
這仿古祭海儀式

海揚不揚波
人生的悲喜散聚
冥冥中
是否機緣早有定數

明順夫人

真的是海神聽錯了
妳那帶著鄉音的承諾嗎

到南海神廟
為萬民請命祈雨
願做“鋪塵”以謝神恩的妳
突然被變成了一堆泥土
在海神的託夢指引下
妳這堆泥被塑成了一尊神像
成了海神的夫人
受那萬千年的供奉禮拜

無從答辯與選擇
從“做鋪塵”變成“做夫人”
究竟
什麼才是妳心甘情願的
愛擇

這一切啊是否
只是導遊小姐講述的
一則前人編出來的故事

2006年7月18日

我的詩碑

廣州黃埔
龍頭山森林公園
國際詩林內
一棵魚木樹下
我的詩靜靜地站著

無須理會
有多少路過的遊客會看到
只要
有一個人能小駐片刻
看看這一首短詩
如果
他能從中獲得了一些什麼
而把它銘記於心中
那即使有一天
詩碑已無存
我的名字已不在人們的記憶中
我的詩
也已找到了它最好的
歸宿

2006年7月20日

■陳銘華

鳳棲黃埔

光同塵
時間與灰燼
大海和絲綢之間
你看得見我的影子嗎

2006年7月17日
黃埔鳳凰城酒店

南海神廟速寫

巋巋馱碑
番鬼望波羅
韓先生勒石
蘇先生浴日
賽先生早已入港
德先生揚不揚帆

2006年7月18日黃埔

仿古祭海

海不揚波
（那便是鏡了）
五穀豐登
（蓮花燈共火神起舞）
順風順水
（一條龍嘈嘈切切進來）
國泰民安
（我是當中一片瘖啞的
汗閃閃的鱗）

2006年7月18日黃埔

龍頭山尋樹記

1.
把我的手印
燒成什麼都可以
只要灰燼中
漸次顯現
你的容顏

2.
圖上的記號
暗合我的生年
碑上的詩
有人用鄉音唸著
月曆黑且厚
深山獨含笑

2006年7月19日黃埔

從軍校到度假村

東征北伐聯俄容共抗日
英雄們都去了

蛇蟲鼠蟻龍風水魚
滿筵秀色可餐

台港大陸英美東南亞
來客請勿朗誦喧嘩

2006年7月20日黃埔

我的詩

在黃花崗上萌芽
到陳家祠見過祖先

才堪堪寫好的一句
被那些動輒百行
聲嘶力竭的重金屬
擊回百年前中國的
噩夢裡

2006年7月21日廣州

夜遊珠江

河上流的不知是水還是人
船上坐的不知是人還是風
岸上飄的不知是燈還是星
那年想的不知是海那一方

2006年7月22日廣州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情留黃埔

零六年仲夏的花城很熱很熱
鳳凰城裏你的微笑在風裏搖曳
是你把七月燃燒成縷縷激情
前兩次相逢的記憶零碎
怎也拼不出一個圓
奔波的歲月依舊
塵世間還有多少無言
多少孤單的盼望
在你舉手投足間
將時間狠狠鎖住
糾纏出纍纍花季似的
變幻無常

穿過咸豐年的街道
走進熟悉的前生
點點記憶裏都是你我
足印雖然模糊
像橫沙彩繪的雕樑
簇擁在繁花之間浮現
書塾裏你鈴聲似的聲音
飄逸在詩林下守候著
風絮般零亂的
前塵往事

相逢總在長長等待之後
離別卻在匆匆之前
昨宵的心事欲說還休
明日是另一個顛沛流離

茅崗共舞

今夜且與千鶴棲息
是誰枕出了滿山白羽光采
搖曳著郁郁蔥蔥的纏綿
惺忪在古樹參天裏盤旋
所有的鶴舞都已靜止

撩人心處的迷離
在珠水浮翠的黃埔裏
注成滄桑

是你刻印出如詩浪跡的風塵
跌坐在清幽寧謐與悠閒之間
將風和時間鎖住
當一道晨曦姍姍而來
思潮依然留在樹梢
茅崗上半浮著的迷惘縈迴
咀嚼著一首吟哦的小詩
偶爾一聲夢囈飄過
風裏遂有千鶴騰空
舞出層層疊疊的蒼翠
串串隱約的桃紅
和一個孤獨的佇立

緣來緣去

有形無形的隔膜
在你步履靜靜接近時
剎那間灰飛煙滅
零的距離不再是夢想
感覺的千色很美

獨來獨往的日子寂寥
海不揚波的黃埔以婀娜迎我
龍頭山上的陽光縷縷
是誰在你心中燃起溫暖
茅崗的鶴鳴呢喃飄蕩
你默默的眼神含羞
橫沙古道上有輕盈的步伐跳躍
許是今生前世的踟躕
你遂目送凡塵是是非非
瞬間隨緣歸去

20.7.06 黃埔詩會

海廟神韻

南海神廟
昔日
以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
展現出
千年的海上貿易春秋

今日
以中國詩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地
展現出
瑰麗的古蹟神韻
獨特的民俗風采
願詩
去把它流傳

軍校雄風

黃埔軍校
在悠悠歲月中
培育英才
卻飽經滄桑
見證的赫赫功績
是當年多少英雄
以血和淚
對換

今日
各地詩人來訪
傾听歷史的聲音
又有多少首詩
能道盡
創痛

龍山詩林

龍頭山
伸出澗水長流

鬱鬱蔥蔥的
雙手
迎來國際詩人們
最心愛詩句
銘刻在詩林間
花崗岩上
伴
日月並存

2006-7-23 廣州黃埔區

回味無窮

第十一屆中國廣州國際詩人筆會
在詩人們
豐收地
裝滿一行李詩的靈感
在詩人們
依依惜別中
拉下帷幕

但
動情的朗誦聲
幽默的話語
依然
繫我心弦

還有
香港詩人冬夢
激情地為我們
獻上
他的初次
有生以來第一首卡拉 OK
“人在旅途灑淚時”
更教人
回味

稿於 2006-8-9 越南

■蔡克森

受難的耶穌山

受難的耶穌
站立山巔
令整座大山受難
我在海邊
往山上攀登
除了自投苦刑
還能有什麼
導遊說上山不能帶水
翹望滿坡仙果解渴
我的肉體虛弱
仰歎受難的耶穌
也一步步地
堅強起來

耶穌釘在這裏
苦難紮根這裏
面臨大海的
耶穌山啊
邪惡皈依了嗎
戰爭結束了嗎
獨裁民主了嗎
普天大同了嗎
我不停祈禱
我不停祈福
我終於明白了
你讓我要去思想
而這苦難
一直圍困著我啊
一直管轄著我啊
起碼是
在這樣的時空

2006/2/6

彈坑裏長滿了 青草和野花

如果沒有講解
我會流星般穿過叢林
也許只會形容
一隻特大號的綠色軍帽
仰臥在這裏
任陽光過濾和刺繡
呼吸清新的空氣
甚至還會猜想
是不是有外星人來過
和地球人有約
走了之後
留下的深深的圓坑的軌
跡
在我到這裏之前
鬧市區早已轟起了
可口可樂宣傳畫
罐桶似枚炸彈
徑口圓圓的
和彈坑的孤線也是圓圓
的
如此之巧合與刺激
僅屬於大小差異
其實這巨大的彈坑
是 5.5 噸重型炸彈
在這裏丟下
四十多歲年過去
彈坑裏長滿了青青草
還有最善於回憶的野花
昨天兇殘與暴行
留下鐵的罪證
而獨資生產的可口可樂
又稍稍地佔領了
這一片土地
彈坑仍舊圓圓的
飲料也圓圓的開始
還有硬幣圓圓的
地球村也是圓圓的

河內印象

河內的詩
需要寫得嚴謹
因一條大河
把它圍得緊緊
河內的哲學
顯得貧困
巴亭廣場的格局
也模仿北京
胡志明遺體
保存最好
胡志明雕像
笑得逼真
胡志明小道
我鑽了幾次
總算打過仗了
我支付完兵哥小費
導遊才簽好了單
百年教堂
和百年郵局
目光在
鑽石廣場前碰撞
百種水果
和百種草香
灌滿了幾隻提包
剩餘的越南盾
權作紀念郵票
河內的詩
需要寫得抽象
一點看懂
很多需要去猜
河內的哲學
正如南方朋友囑託
北方很冷
需要添加衣裳

2006/2/9

蘇杭行十六短章

茶情杭州

1

虎跑泉在山上
龍井在山下
滿山茶綠滿山上下茶情
看茶訪茶問茶不識茶
只好想問山上有幾隻老虎
無頭無尾誰跑得快？

不見龍虎也不見茶娘
原泉原茶濃濃茶情不斷
不知甘苦的我
不識茶並非無情
聽泉觀魚如觀龍觀虎
龍虎無爭眾皆品茗於忘情

2

西湖大小肥瘦蘇堤白堤
斷橋垂柳水綠眼波流
夕日殘荷微紅似水柔情
相對而觀座待宋詞
觀人觀魚觀風觀水
古文觀止還有蘇州之水

水上堤上舟子遊渡
三潭映月待月湖心亭
堤上足音遠近如山雨欲來
月出幾輪三環六環九環
似乎已不可見了

3

雷鋒告老塔不見影
據說金山法海從鎮江
打傘化雨又來過一次
想起毛的老和尚打傘之說
無法無天與法海有無相干？
法海之流欺負兩個青白

蛇娘弱女純情之癡
何其野蠻可憎的禿僧
西湖乃收起平靜之美
憤而水漫金山去也

4

靈隱寺的濟公神話
以笑說
岳王廟的鬼話真假
以哭談

5

西湖上的老“杭州藝專”
不該改叫什麼泛稱
“浙江美術學院”還是
犯了不尊重歷史的史病

6

錢塘江大橋已通行
看潮弄潮或另有用途
要看潮來時才可見

7

環湖臨水吃喝西湖
坐食湖鮮又觀魚游而食
忍心的美食之食（？）
幸好魚目不會轉睛又無發聲

8

杭州之美視若天堂
美女也多視如天仙
故令人愛靈魂更愛肉體
倩女幽魂人蛇之戀者
多出於杭州的湖光水色

9

夜遊西湖不可無伴
否則迷失不如許仙

10

美的令人流淚的西施
如花的幽魂不知所終
不在杭州也不見在水的蘇州

水的蘇州

1

吳儂蘇州水的悠柔
水仙水鬼遊神遊魂
西施以其如水之美
美死夫差亡以吳儂之國

一場孤苦的美麗戰爭
隨水流逝別無下文
不知所終的美與死
蘇州山水可否依舊？

2

一劍臥於泉心
一泉冷鋒從泉口
吐出一條通向虎背
的青石山道

虎背上的斜塔還斜
略一晃動可能即倒
塔裡所藏是佛經佛手
還是武林秘笈？

邪正正斜遠望近觀
無人登塔一察究竟
以肉眼以心眼最好
不用佛眼彼觀之也如不觀

3

寒山寺鐘聲已不定時
隨遊人手足而起
金紅袈裟煥然一新
不見寒山拾得掃葉掃塵

霜雪滿天鳥啼一空
夜半有無鐘響無妨
客船來去也無須
與漁火對愁眠耳 只是

小橋流水不堪行舟
如何夜泊如何日出打漁？
已不唐代還是待楓紅
橋上問張繼

4

水市橋頭車水人流
晴園寄園拙政園
陸游念戀水上北望
釵頭鳳飛落誰人家？
遊龍遊鳳的木馬石頭

草木水榭空寂而鬧
水鳥石頭擁擠木橋小徑
令人擔心不堪負荷之重
枯荷雨蓮半醒半夢
池塘苔紋風痕水影青黃
曲徑迂迴歲月久回來了

5

風來雲去有聲無聲
似有若無池水無動也得流
假山假石園林佈景
夢如夢蘇州河的月亮圓缺
與紐約蘇荷同一個明月

步步霜踏入公園的園林外
夜市燈火煙雲食色暖炊
有一條書畫文物長街可觀
一如蘇荷只是今古東西
風之流向有所不同

6

遊山玩水漫步泛舟
筷子夾帶刀叉咖啡與茶同行
以各自的手推開各自的夜
以各自的耳目收聽水聲
看水月風流 天明升起
同一個老太陽同樣的我

水的蘇州如杭州
都說是地上的天堂
水上的夜一如天上
流連忘返而不得不返
留下燈火星火伴我以
煙不離手的煙火

2006年2月13至14日
在紐約

素描台灣

1. 七星潭

海邊，我是空殼
除了時間與靈魂的寄居蟹，沒有
其他背叛者

海浪遲疑整個下午
我荒唐潮濕著
飛機從身後頹廢的機場，離去
抵達詩人憂鬱的高度後
消失

風冷，意識自己是根慢慢失溫的火柴
無法燒乾大海的寂寞

2. 東湖

無風時，時間如湖面漣漪，沒有痕跡
坐在隄邊，閱讀一隻脫俗的鴿子

活動中心，鋼琴的聲音
有山的詩意。我是雲，將搭乘
最末班的火車離去

3. 初鹿山莊

熄滅的夕陽，點燃在初鹿山莊的天燈
我們吃山豬肉，麻糬，喝小米酒。
微醺時手牽手跳舞

不久，我們也成為一盞盞天燈
飄升
離散，消失

4. 鹿耳門港

某艘船，擱淺在廟口

延平郡王離去的鹿耳門港，隨著
泥沙的淤積
被遺忘在台南歷史的西海岸

堤防因無聊而斷裂
海在腳下自言自語
我，用眼神垂釣整片海的寂寞

5. 黃金海岸

這裡的海岸，跟人的寂寞一樣
沒有邊界
夕陽溶化的海面，一隻海鷗飛著
我內心的詩境

6. 四草海岸

整片海灘的用色太荒涼
零星的垂釣者，因瞌睡而顯得衰老
海浪翻打黃色的寂寞。貝殼因心事
把身體蜷成
螺旋狀

7. 美濃

與東門樓擦身而過的溫度，點燃
手中一片菸葉
時間從美濃菸樓緩緩蒸發

這時大雨，我撐著油紙傘，溶化在
旗山腳下

8. 西子灣

穿過曖昧的隧道，站在
寫滿誓言的隄邊
懷疑，西子灣的海浪，比南台灣
的太陽還燙

白雪
化作透明的溪水
奔流而下
為春天歌唱
替生命吶喊

冰湖一季長眠
殊不知夏天快到
陽光暖暖地照耀
身心緩緩地騷動

野花等不及了
先捧出一道道的點心
有細小如蜜的西米露
有奶油般的白椰糕
有香噴噴的黃蛋塔
更有紅草莓、紫酥糖
招待著蜂蜂蝶蝶
載歌載舞
慶祝春的盛宴
白楊的萬千圓葉
如孩童真純的笑靨
爭迎著陽光出現
松樹如祖父喜見歸家的子孫
追述去年的狂風暴雨
細說繁華茂盛的當年

雪山啊，流水啊
我們回來了
飽飲露水
品味松香
沐清風，浴山嵐
聽流水的交響樂
小鳥的合唱團
在山連山之谷中漫步
在雪水相逢的道上流連
我們回到母親的懷抱
尋找永恆的家園

*毛象湖(Mammoth Lakes)距洛
杉磯車程五小時，週邊山高萬尺
，眾峰叢立，積雪皚皚，風景如
人間仙境。

我

我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我。
這句話一點兒都不誇張。

我有哥哥、姊姊，我成了弟弟；
我有弟弟、妹妹，我成了哥哥；
在這個小群中我漸漸地認識了我。

走進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
逐漸發現這個獨一無二的我，
會遭遇到和另一些“我”發生矛盾，
更會受到小環境、大環境
帶來的大小小更番的折磨。

於是這個所謂的“獨一無二”的我
一分為二，二分為三，三分個沒完。
把被分開的再一片一片地
拼在一起很是艱難。
經過日、月、分分秒秒地考驗，
這纔老老實實地
配合著天時、地利，
再加上人和，得回這一個
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真我。

我之又一首

只有我 纔寫我這樣的詩
秋陽下 葉子片片
落在畫家的筆尖
我借畫家的筆尖
描寫天邊的彩虹
地平線下的另一半
是真實？是夢幻？
我只是這樣埋頭埋腦地
寫下去。忽然 這個世紀
有人自太空回來，告訴我：

他看到彩虹的那一半
和在湖邊看到的倒影一模一樣。

我這纔放心，等待來年的秋陽，
我借每一片葉子的顏、色，
再描出整個彩虹的光亮。

我之又又一首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①
在寧靜的湖面
我發現第一面鏡子
從此 我踏遍三江 五湖
要把鏡子中的這個人看個清楚
我發現了海 海是日、月的鏡子
人 升不到日月那麼高
只能像一粒沙子 在海灘上
聽 聽 朝朝夕夕 澎澎湃湃的浪潮
從此 我愛上了寓旁的小池塘
“天光雲影共徘徊”^②
青蓮弄影應時開

我端詳鏡中人的面目
這纔把他看得個清楚楚

①“仲尼（孔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見《莊子》〈德充符〉篇）。

②宋儒朱熹〈觀書有感〉詩：“半畝池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他）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2006年4月

附識：這三首詩之敢於拿出來和讀者相見，是因為我想說明“我”這個概念和觀念在寫詩的人的腦海裡，會在不同的時間中搞出些什麼名堂來。

在冷冬中飲泣

——悼鄧崇標兄

早知道我就不上網
可以延遲傳來你的噩訊
都怪這種新科技讓我對
整個世界感到荒謬和痛苦
晨起手足無措尋覓你的書信
你的音容從午夜開始
經已在我腦內繚繞
芽莊初次邂逅彷彿昨天
竟已流走了四十個春秋
時空無論如何交錯
我們那份深厚的情誼
依然芬芳清甜如蜜
年初才展讀你報喜的信札
初為人祖的享受弄孫之樂
數月前傳說你患上肝癌住院
讓我們虛驚一場
正當我在為上次誤導
深感寬懷時 天何不憐啊
驟然要我在冷冬中飲泣
淚眼裏怎能不想起
芽莊海灘軍隊宿舍中剪燭談詩
美軍物資供應中心共事歡笑
你迎親時我駕花車滿心喜悅
分離四分一世紀
光陰飛逝留下我們霜白鬢髮
記憶和友情卻越久越濃烈
多少次計算著重逢時狂歡的憧憬
天何殘酷啊 竟要我在冷冬中飲泣
望北追思當年交往的點點滴滴
魂兮歸來村夫兄魂兮歸來！嗚呼

後誌：越華知名作家、欽廉大才子鄧崇標文友（筆名村夫）、為南越海韻文社創辦人之一，以散文、小說馳聘文壇多年。日昨網上傳來噩訊，痛失四十年至交；念及從此陰陽兩隔，重逢無期，不禁悲從中來飲泣哀悼，淚中成詩以祭，哭拜崇標兄，並遙禱老友靈魂早登極樂。

2006年7月31日仲冬墨爾本

■李雲楓

代 替

我坐在這裏，幾乎用盡了我的一生
我一次次割斷頭髮，我把目光留在
三米之內

我在等一個人

我只知道他的聲音以及名字

我坐在這裏，用所有的時間來等待
而他就坐在我的背後

在一片寂靜中，等著我的離開

疼 痛

頭疼的時候，總是很悲傷

有時感到天空在一點點裂開

住在顫骨中的兩個人在彼此傷害

他們伸展開手臂，露出牙齒

他們開始不停的說話

我想那時死神離得很近

他貼近我的額頭 說

“我在這裏”

那時，疼痛才剛剛開始

我躺在地上，看著天空逐漸褪去色彩

我看到一個人在遠方飛起

她有最美的雙翅

“那是你的天使”我聽到死神在耳邊說

“她剛剛離開”

中 秋

那時你剛剛離開

我看到了天使，他們穿著黑色的衣服

他們把我拉到空中，他們使我也可以飛

我想我已離開了那座城市

因為我看到了海，以及浮在水面上的魚

它們有不同的名字

■黃奇峰

國慶感言

連同這個七月四日，已
在此地度過三十二個所謂
國慶了

窗外炮聲隆隆

夜天煙花璀璨

國泰民安

一片昇平

家家國旗飄飄

處處國歌悠揚

掛過青天白日旗

掛過五星紅旗

掛過米字旗

掛過米字加袋鼠旗

掛上三十多年的星條旗

聽過義勇軍進行曲

聽過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聽過 God Save The Queen

聽過 Waltzing Matilda

聽過 Star Spangled Banner

感謝一個收容我的國家

感謝一個給我安居樂業的

自由國土

祇是和霸權漸行漸遠

以後還要漂泊嗎

還要改旗幟改國歌嗎

還有世外桃源的傳說嗎

它們像一首樂曲般排開

我可以在中間一節上看到你的面孔

那時，月亮已經變圓

在一個冰冷的八月，我漂浮在空中

海，遮蓋了整個夜晚

我卻在為一個聲音而傷心

2006年寄自北京

■施漢威

隱藏的痛

以秋天的眼神凝望

便跌落

眾多滄桑

紛紛如枯葉

離群的千里孤雁

天空變得流水般

狹窄遙長

離鄉別井

誰不將心 埋向

最母親的地方？

趾爪留痕

何在乎東海北岸？

異域明月

哪有故鄉的薄荷香？

朝朝鄉愁繚繞

夜夜夢迴秦關

兩肩數十載風聲

吹白少年頭

吹不老濃濃的

思鄉

殷盼故人的簷前舊瓦

有否勞累頹倒？

吞盡眼淚的庭前樹苗

是否相思枯癆

拖著鼻涕的弟妹

還憶存幾人？

老人震顫的手

撫摸

早已陌生的自己

眼眶裡

窗外濃霧一樣

的濛濛濕潤

2006年八月寄自越南

■明迪

鴿子

——觀黑峰油畫有感

還是那陣風
吹起了鄉愁的波浪
還是那個岸
停靠著相思的鴿子
我捧著橄欖枝
去探望秋天
生命在一路藍調中流淌
死神已被鎖在賦格中
罌粟卻失去了玫瑰記憶
北島和王家新在爭論
是石頭先跳舞
還是斧頭先唱歌
保羅·策蘭在地下哭
你拿著鑰匙在天上笑
——我的和平鴿
開花了

2005.12

重返屠格涅夫

我顫慄於你的獵槍下
在子夜到來之前
《貴族之家》的紈袴
掩蓋著
你與生具有的激情和悲憫
你將整個森林的演變
收進你詩意的槍口
子彈還沒有冒煙
我已在紛飛的雨林中
化為漫山遍野的杜鵑
《初戀》的《前夜》
我來到《處女地》邊緣
看《父與子》掀起的波瀾
在四季交錯之間奔騰
不小心變為《羅亭》

■秋夢

環球氣象

這邊的天空翻臉了
因滋事的雲戲弄
臉一下子黑成包公的樣子

一群叫做雨的孩子
給老天爺洗洗臉
片刻，又變成白面書生

而西半球那岸
冒然而來叫風的流氓
拍得海姑娘的胸脯
成七上八落的凶浪

當太陽酋長巡禮時
見到一隻喪家的候鳥
蹲在一支半斷的檣桅上

幽幽的訴說：
海姑娘已遍體鱗傷……

2006年9月14日越南

一隻多餘的鳥
再次誤撞上你的槍口
《煙》霧之下
鮮血如《春潮》般奔湧
我躲進冰雪中冬眠
等待天使的降臨
陽光溫暖著未癒的傷口
我祈禱再一次飛翔
哪知《村居一月》
世上已千年

2006.5. LA

■林居

心疼老伴兒

——謹以此詩獻給我的父母

老伴兒啊 散步時走得慢些
當心累著身體
樹葉綠了 湖邊空氣清鮮

老伴兒啊 多喝些水
春天的北京氣候乾燥
一群小鴨在湖裏覓食嬉鬧

老伴兒啊 戴上帽子
初春的風仍然很涼
撲面而來 陣陣花香

老伴兒啊
你顧不上聞一聞春風
你一直凝視著我的額頭
生怕我冷

老伴兒啊
你顧不上望一望湖面
你一直關注著我的每次呼吸
惟恐多一粒塵埃進入我身體

老伴兒啊
我已經不是小孩子
走路穿衣你不必太牽掛
其實我們走過的路一樣長

話中話

話意繞過山巒
領悟登上山巔
話意回到原點
領悟盤旋一圈

話意站在山前
領悟越過山巔
話意四處張望
領悟越走越遠

2006年8月14日

■林忠成

增肉劑

牛羊增肉劑在5月7日普京宣誓就職

儀式上大量使用

這種增肉劑喂肥了政治

日本警方以詐騙罪逮捕了一頭牛

三個月竟然只長瘋牛病而不長肉

一般在歐元大跌時開始喂藥

增肉劑放入特製的埋植槍內

對準一個弱小國／家的皮下軟骨開槍

員警的肉猛增 增加的不是脂肪

而是電子郵件

每個公民一次只能打一粒

否則美國人會有意見

許多政要注射了該藥後

毛髮光亮，肯吃，肯睡 體重速增

以至於在參加小淵惠三的葬禮上當場入睡

鼾聲大作

夜深人靜時 巨大的鼾聲使東京市民

集體失眠 失業 失貞操

鼾聲如雷的人與夜晚磨牙的人擔任政府要職

推土機同志在新疆考察時指出

要關注牛皮癬

別讓它長到領導的屁股上

我們的大腸要經受得住嚴峻的歷史考驗

如果三個療程還未好轉 乾脆割下大腸

郵寄到北／京的肉聯廠做火腿

郵寄途中如發生耗子、饞貓、野狗搶劫

就趕緊撥 110

神經衰弱的東京蟑螂大增

四處亂爬 有的爬到白宮

有的爬回二次大戰之前

有的爬到《007》拍攝現場

2006年寄自福建

■喻德榮

童詩三首

黑夜問我

黑夜問我：

你有兩個家，

為什麼還在街上蹣跚？

爸爸的大別墅，

住著怪裏怪氣的“媽媽”。

媽媽的小洋樓，

有個不理不睬的“爸爸”。

兩個爸爸，

兩個媽媽。

我卻沒有小點兒溫暖，

這是為什麼，黑夜你知道嗎？

神奇的筆

下雪的時候，

誰在房檐下掛了那麼多的筆。

大大小小，

晶瑩剔透。

什麼筆？

娃掛們並沒在意。

春阿姨來了，

把它們全部收起。

畫藍天，畫白雲，

畫花草，畫春雨。

嗨，那是神奇的筆，

畫出一個五彩繽紛的天地。

我想……

我想和小草交個朋友，

邀綠色點染咱的家鄉，

春天永駐小小的心頭；

我想和小花交個朋友，

把五彩繽紛獻給同學，

讓咱們友誼天長日久；

我想和小樹交個朋友，

比比誰長得更高更快，

爭做棟樑把太陽問候。

■唐德亮

冒士氣的詩

村 口

說是口，不如說是眼睛

懸在時間的隘口

悵望了一千年

那一團雲翳

不時在瞳孔中沉浮

說是眼睛，不如說是一扇窗口

往外看，春風裹著雷雨

描畫著彩虹

往裏看，一盞神衣的古燈

照著千年的幽深

然後一點點凋謝

一群人，又一群人

披著陽光的旋律

從村口進進出出

村口不再陰鬱

用風，撞碎了玄色的門

稻葉小史

稻葉藏著什麼夢

風也能猜出

陽光綠，它也綠

陽光金，它也金

陽光香，它也香

陽光跳舞，它也跳舞

陽光被流放，它也被流放

陽光的方向，就是它的方向

當然，如果總不彎腰

它們將失去上帝們

溫柔的愛，陽光將後悔

當初的諾言

2006年寄自廣東清遠

■劉虹

北京印象

人往城裏鑽，車子往城外跑
滿耳外地口音，把北京的大街
擠成小肚雞腸
忙著去郊外散步的小車
常常被腸梗阻，劫道

美夢和樓比高，口氣和酒比胖
什刹海酒吧街上，外省文藝青年
踉蹌追趕被策劃了多次的
自我形象。傑作在嘴上孵著
家，在杯中流浪

北京臉色亢奮呈杏黃，比 35 年前
我在那陣兒的紅海洋還鮮亮
但比酒桌上的段子尚顯謙讓
北京人的清高被比它更高的房價
打壓，皇城根的風喊啞了它的慾望

比風更流行的是感冒，政治一傷風
的士司機也打噴嚏，滿城匹夫
責任感很強。怪 10 月 2 日風沙
提前入駐天氣預報
把我預約過的金秋，擠丟了主張……

宋莊畫家村

這裏的一切都是租來的——
農家小院，菜地，看門狗以及
活法，大不吝地跑調於主流之外
連犬吠也用方言，它不理會我
哆哆嗦嗦普通話的獻媚
在祖國心臟疲疲逕逕的邊緣，藝術
向人生逼出一小塊租界

風也是外鄉的，它醉酒的姿態
是對秩序唯美地挑釁
這些在畫布上狂奔
又採菊東籬下的人
這些團結起來散漫活著的人

用與生活調情的方式
狠狠地，和自己較勁

一不留神，宋莊騷動著飽滿起來
在發達肉身体閒頭腦的年代
這只天子腳下健碩的虻蠅，用刺
頻頻吻別外面的世界。你看它
性感的眼風陡峭的神情
會不會令京城這位老師奶
冷感的心跳快一點？

今年流行語：上風上水

京城北郊，房地產火起來了！
一些渴望被招安的風，和水
讓人民幣搬進了富人的眼眶
以及床墊底下。它們攜著
中產階級語法一路南下，把打球
打牌、打嗝、打情罵俏這些動詞
卸在了城裏人發癢的牙根上
並讓風水的上半身，名詞動化
移民到新世紀詞典關於名人那一章……
我認識的幾位元文人急忙聚首
城南小餐館，研討北上的方略
間或歎氣，這些自比精神貴族的人
怎能吃著下水甘拜下風
他們王師北望，他們紅軍長征——
北上，北上抗癢

邂逅某詩人

他酒後更善於，吐真言了
他拈煙的指尖翹得，更優雅了
雲山霧罩中，他花拳繡腿的詩
裹挾不死的雄心，竟趑趄了一下
我 18 年前未動的，女人心

他把髒詞移植為胸毛的技巧
更爐火純青了，他所有技巧都還原成
調戲生活的口哨……當然
他的雄起不限於紙上
命運顛倒他，他顛倒了日子：
夜裏他做黃世仁，以詩誘來喜兒們

■依雯

暴風雨

祇是十五分鐘的交戰
暴風雨後 一地插圖
水漬間漂浮一只一只
死去活來的葉阿子
哭著爬左爬右
尋覓生機

長巷外像條小河流
街道上個個城市農人
拖著千斤重的鐵牛在哼
屋簷下那滴滴水珠兒
不敢張聲
時來氣溫極度下降
不得已
收拾起這反常的殘局

朵朵落花地上眠
踩著泥潭底一只蚯蚓
冷冷地鑽過
僥倖吐出一口口
濃濃的
蒼涼

2006 年 8 月寄自越南

白天他躲債，是位堅強的楊白勞

他胸中的一切都是大尺碼的
連搭在女人胸上的手感，也是
可胸是小尺碼
他必須分行排泄，那些盛不下的

北京之大，放不下我一張平靜的書桌
美女之多，無人來擺不平靜的我
這位元小城才子進京的目標已從
盧梭于連降到奧勃絡莫夫——請幫忙
引薦幾位華倫夫人德瑞克夫人，梅克
夫人也行拜託……他最後叮囑我

2006 年 8 月寄自深圳

■三分夜色

抵抗

這幾天，她讓胃空著
不是故意的
她抵抗糧食
有時候晚上會做惡夢
夢見饑餓和消瘦
偽裝成一瓶礦泉水
她還夢見口渴
有陌生人站在床沿邊給她灌水
她不想喝礦泉水
她不敢說
她還不敢醒過來
她怕現實中
胃被人給沖走了
以後她怎麼用胃來消化生活

206 路公車的魔力

今晚 206 路公車
突然變得有魔力
它經過的站牌
會變成一棵高大的扁桃樹
它讓所有的人錯過站點
讓所有的人從此無家可歸

寂寞的城

穿純白的羊毛線衣
白色裹在黑色裏
冬天有人把雪花揣在被窩裏
囁語今年冬天
適宜遠遊和冬泳
我吃喝麵包和牛奶
看屋脊散落的天氣情況
陰雨加摔碎的瓦片
不涉及傷風感冒
有人勇敢地裸露出雙手

■曉波

二號病區

升降床上那些灰暗的面孔，偶爾
呻吟的人。看啊，那些白頭巾的小人兒
她們潔淨，面帶微笑
從我身旁走過，輕柔，沒有一絲響動
她們是柔軟的，我也是
一位二號病區的患者
因此看見了蔚藍的天空，白雲朵朵

一些人經過了我的身體

一些人不在我的身邊
我只是說到了，一些偶爾活過來的人
像時日裏的一面鏡子，驚悚
慌亂，而不知所措的一張張面孔

2006 年寄自湖北天門

潔白和青筋
讓他想起許多年前
他們死在冬天裏
後來又野草一般起死回生

隱形術

在樓道裏
你抱著她細小的身肢
漂亮的手指淹沒在蓬鬆裏
你一味地幸福
竟沒有發現
她的頭髮長到了樹枝頂上
她是一棵不會言語的梧桐樹
在你面前她隱匿身體和語言
用微笑藐視你
你不知情地站在樓道裏
繼續著抱她
抱著梧桐樹

2006 年寄自北京

■曲有源

遠讀向明 〈姆指山下〉

單說雀鳥這個尤物
有它也山
無它也山
如果把時隱時現的雀鳥比做詩
沒它就不行了
沒它的啁啾
山就不會幽
幽然所見的
也不是那座山了

既然有風來雨來
就能清掃
以及沖洗
庭院是不必操心的
有燈照看著
也就行了
怕只怕院子清淨了
心底尚未清淨

每天解讀不完的迷霧
何不交給太陽
去遣散
得放手時且放手
手放下來
可以背著走呢

看來這個世界
還是有公平可言的
除詩之外
你的為人也一定不錯
然那座山 會對你
高高翹起
那節大拇指的

2005.12.25 寄自長春

■葉盛生

我死了，你們怎麼辦

我死了，你們怎麼辦

你們的腦袋
已經結冰
你們的頭髮
已經枯死
你們的熱血
已經服毒
你們的心臟
已經病發
你們的神經
已經神經

我死了，你們怎麼辦
我親愛的笨蛋們！
我親愛的人類！

碎詩十段

- 1
我強壯如一個拳頭。
- 2
我熱愛女人的纖腰和玉手
我從未期望
女人的力拔山河
- 3
忍無可忍的糞土
打算訂購一箱香水
- 4
我發誓要在夢中睡得死死的
- 5
詩中所有的文字
盡是我的奴隸
- 6
時間的三條腿
長短不一
它依然走得沉穩無比

風中那片白茫茫的蘆花
在將暮未暮的原野
眺望著遠村的炊煙兩縷，農舍三家
長空裏寒鴉萬點，歸翅上馱著晚霞

天快黑了
請指給我那條通往盛唐的古道
請借給我那匹走過宋詞的瘦馬
請用竹筒裝滿清泉裏的鄉音
請用荷葉包好米粒裏的老家
背上母親，讓我們遠走天涯

耳邊風聲呼嘯，卷起萬里黃沙
滿天星斗閃閃，點亮一個個神奇的童話
冷麼，請抱緊我
大聲地唱支故鄉的歌謠

當長安的鐘聲響起
一城流霜驚動了菊花
當深寺的月亮升起
一地往事漂白了我們的年華

請抓緊韁繩，親愛的
天黑之前
我們一定能夠抵達

7
光明是黑暗的影子

8
我之身體髮膚受諸父母
父母之後世
必受諸於我

9
相傳死亡以手機
自拍一照
後世的人
不懈尋覓

10
上帝在拉屎時被偷拍了

2006年寄自香港

■王梅芳

天黑之前

■楊犁民

月亮

月亮今夜你很美
面目豐潤，膚色嬌好
月亮今夜你不快樂
也不憂傷
月亮今夜你穿一件
修女的衣裳

月亮今夜你
一粒碩大的露珠
懸垂在平原、高山、沙漠上
月亮今夜你濕了
征人的甲冑
遊子的夢鄉

月亮今夜你覆蓋
昏黃路燈的光
你掛在屋簷下
窗戶上方
月亮今夜你不說話
也不拿雲的窗簾
遮住臉龐

月亮今夜你不入睡
今夜很冷
凍住了更聲
操琴的人
鎖在歷史的宮牆

月亮今夜你很美
你倚著窗楣思想
風來過
吹不動你
只吹動一些樹影
沙沙作響……

2006年寄自重慶

■高岸

在路上

——贈青年詩友蕭今

旅行者
山海阻斷道路
突然 一個聲音
像無影無蹤的鳥鳴
空中傳來陌生的信號
我回饋
用盛著雨水的竹筒
荒廢的石頭——
風雨剝蝕只剩骨頭
積澱塵土的古松枝——
一根火柴卻能燃起劈啪的火焰
從冷酷的心腸流出河流的眼淚
和夜色的噪音
面對迷亂的星空
通過竹筒的聲音混著泥沙
手式比幾何曲線抽象
粗糙的月亮向地球反射
星子則將我的信息傳向銀河系
那些電報似的聲音
包含並不重要的資訊
山洞的海拔 精確的位置
一棵樹的年輪
扭曲的樹幹
結痂的疤痕
飄零的枝葉
火山口的灰燼
懸崖的陡峭
從未觸動的岩層結構
叢林深處的寂靜
異域的山頂上跳著波浪的綠色曲線
紅日在群山的肩膀落下去
又從前面的山嘴升起來
我用石頭敲擊空洞的樹幹
不知你能否聽到回聲
經過群山 空氣和海水的衰減
漏斗的耳朵不能將一切聲音存儲
我談到那個小鎮的集市
一個孩子在一擔擔柴禾中穿梭
下午的光線恬淡

飄蕩的黃昏像巨大的孤魂橫穿曠野
另一個孩子坐在街門的臺階
聽對面山上傳來石炮的鳴響
區衛生院門口
陰影像流浪漢在那裏徘徊
白色牆壁的拐角
太平間門頂的燈泡神色詭異
醫院後面的荒坡
埋伏一群蓖麻樹
身穿綠色軍裝掛滿手雷
從土裏伸出的一根骨頭
舉起爆炸的雞公花
400 米空地之外
一頭山脈的大象失蹄踏入夜色
朦朧的夜空懸掛一盞虛幻的天燈
一個神靈化成一萬個分身
佔領每個房間
端座牆頭
使牆壁和桌椅顫抖
黑暗裏充滿鬼魂
衛生院學習室裏
醫生都成精神病人
一把手術刀
觸動每根脆弱的神經
拔掉“雜草”
在腦子裏種滿向日葵
牆邊的紅旗灌滿一個幽靈的血
見風就抽搐 吶喊
安靜下來
無人聽到
鬼墓蕭殺
百萬冤魂在裏面哭泣
一本紅寶書鎖著黑夜的秘密
一個孩子站在衛生院大門邊
被兇猛的黑夜震撼
漆黑的大海就停在腳邊
停下的是深淵
街邊一座淹沒的瓦房
一位中年男子撥亮黯淡的油燈
一把思想的鐵錘敲打黑夜的燧石
那些無名的小花
青春流放在雜草叢生的荒地
在黑夜裏被蟲子叮咬 老鼠踐踏
花冠被禿鷹叼走

幾支出牆的紅杏
婀娜的身姿
在村口搭起的戲臺
點綴一段單調的高音曲調
我也談起那些幸運的花朵
她們同樣叫菊花 蘭花 葵花 杜鵑花
在山坡上 田埂上
黃色的 藍色的 紅色的 紫色的
在一個雨後的早晨競相開放
以小溪蜿蜒的舞姿和丁當的腳步四處奔跑
另一個白色的黑夜
荒地上一棵白樺樹
逃離時光的謀殺
清晨 朝霞從深淵升起
以萬金難買的姿容
出現在你的視窗
又如一個精靈在一秒鐘飛走
你從電影似的夢中醒來
在門前的小溪
發現一根松枝
黝黑的面孔失去新鮮的氣息
它經過千回百折
從溪流飄到大海
又從大海流到小溪
它是個象徵
一個奇跡
正如我
靠微弱的火光在竹排上
經過激流險灘
和波濤洶湧的太平洋
此刻我停在遍地黃金的楓林
我——一貧如洗
無根的身體如一根歲月折斷的松枝
金燦燦的陽光在頭上舞蹈
卻如一陣猛烈的襲擊
時光的箭矢紛紛墜落
風吹過
林中佈滿擦不去的陰影
我彎腰
將地上的碎片像黃金一樣拾起
插上幾片楓葉
用枯萎的枝條編成花籃
放在路邊
一塊青草撫摸的岩石上

■王妍丁

報春的桃花

有情有義的
女子
你比五月的繁花
美麗

貧賤夫妻
富貴不能移
一顆心
總是含羞帶笑

有朝一日
即使撲地為泥
也不貪一分紅塵
更不擔虛名半分

透過報春的桃花
我看見幾近失傳的典範
它在風雨飄搖的枝頭
靜悄悄

春天就這樣來了

每看著你的時候
這多情的眼眶就止不住
一波一波的淚水
彷彿你真是一葉遲來的小舟
只有把你托舉起來
這顆冰消雪融的心才有著
春天般的蕩漾

每看著你的時候
就有一股衝動的渦流
想把你席捲到某一個天高地闊的
陰山或者林海
不是作為對手
而是兩棵緊緊相擁的苦楝樹

■文錦寧

藤與樹

綰結
美麗的相逢
有緣亦有份
一畝
青翠的戀情

誓死不分開
苦苦相纏
痴痴互繞

無非想
印證
今生來世
永恒不折的
相思

2006年寄自越南

五千年的盟誓
以一個庸常男人和一個平凡女人的
眼眸

每看著你的時候
一些瑣碎的不可遏止的念頭就會像
愛情那樣滋長
也想和你營造一點瘋狂以外的平靜
比如泡一杯淡茶
為你削一個你平時很喜歡的進口青蘋果
為你疲倦的雙足找到一隻合適的腳盆

每看著你的時候
我也會自然而然的在心間發問
你是誰呢
你是誰
你不回答
我卻聽見了春天走在屋頂的幸福

2006年寄自瀋陽

■婉冰

瀟灑人生

——悼念摯友鄧崇標兄

你施施然來匆匆而去
聳聳肩揮揮手
滿臉瀟灑笑意 慰藉家屬的傷悲
憶當年芽莊海畔
你們硬要我初嚐啤酒滋味
摻扶半醉的我劃起
白沙灘長長彎曲痕跡
每個掛在臉上喜悅
映照皎潔華光亮麗
黃昏軍營裏年輕豪邁笑語
邀海濤之韻伴奏
共飲滿桌啤酒
“錦鴻再來一醉吧” 你說①
越南沉淪後你再不瀟灑
相見時總推結苦臉張羅賭命
紛紛送別好友親朋 只你
仍泡在赤色中掙扎
唸著你遠方來信
字裏行間仍洋溢瀟灑之語
大家靜候再重逢
“認命吧再會何期” 你說
輾轉電郵傳來噩訊
你竟悄悄離世
他在冷冬中飲泣②
我默默相對淒然
你卻彷彿仍以瀟灑注視
我們永遠懷念你
崇標兄 安息吧

① “錦鴻”為作者原名。

② 心水在書房裏悲聲撰寫悼詩〈在冷冬中飲泣〉。

2006年8月4日於墨爾本

慈氏塔

一個年輕寡婦的血肉和美德
就這樣被凝固、被定型，如同
一個宗教的象徵 堅強而持久
矗立在閒話、麻將和小吃之間
在安逸的日常生活的圍困中
顯得過於高聳，它比屋頂
和牆壁承受著更多的風雨
儘管是同樣的破敗和剝落，
同樣失去了光澤和鮮亮，
飽經風霜的磚頭只剩下了
一個角，一切裝飾都已褪掉，
浮雕和佛像也已蕩然無存

連風鈴都被時間的風氣帶走
只有那鐵鑄的塔頂還依然
沉重地壓迫著不堪的塔身
像一顆沉重的腦袋，像腦袋裏
更加沉重的一句咒語、貞節
牌坊上的一個觀念，一千
多年來，把它固定在起始的
地方，讓它慢慢地領受那被
銷蝕的酷刑。而那些伴隨著
鳥糞到達的種子終於在她的
汗毛孔裏長出了葉子，像她的
名字，讓人怎麼也想不起來

我的身體是一座花園

我的身體是一座公開的花園
也有桃花映紅樓台的臉龐
也有池水享受驚鴻的倩影

眾多的螞蟻抬著一片樹葉
像眾多的杠夫抬著一具棺材
騷擾著遊人的目光和興致

轉眼間，我花園裏的道路
像一根肋骨被夜色抽去
我沒有土豆和竹筍可以藏匿
我的最深處就是裸露的泥土

蛀蟲咬齧著我體內的樹木
使我心中的小鳥移情別戀
我用手掌緊緊護著肚臍眼
像下崗工人死死把守著廠門

The Cishi Pagoda

The flesh and virtues of a young widow
Is so solidified and formed, like
A religious symbol, adamant and permanent
Standing among chats, playing cards and snacks
Besieged by cozy ordinary life
It looks too tall and upright, and endures much more
Wind and rain than the roof and walls
Though it is also dilapidated and desquamated
And has also lost luster and brightness
The weather-beaten bricks have left only
An angle, and all decorations have faded
While the relief and josses have nothing left

Even the will-bells have been taken away
By the ethos of time. Only the roof made of iron
Is still heavily oppressing the body that cannot
Bear it like a ponderous head, like a curse more
Ponderous in the head, an opinion on the chastity
Torii, and has fixed the body at the very place
Of beginning to let it slowly accept
The excruciation of being ecliptic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ose seeds that have arrived
with birds' dung have generated leaves from her
Holes of fine soft her, like her name
That we cannot think of in any cases

My Body Is a Garden

My body is a public garden. It also has
Peach blossoms reddening the face of the storied building
And a pond enjoying the pretty shadow of a
surprised swan goose

Numerous ants are together uplifting a leaf of tree
Like multitudinous carriers raising a coffin
Infesting the look and interest of the tourists

Instantly, the road in my garden
Is taken out by the shades like a rib
I don't have potatoes or bamboo shoots to hide
The deepest part of my body is the exposed earth

Moths are biting the trees inside me
Which makes the little bird in my heart love someone else
I tightly protect my bellybutton with my palm
Like a laborer out of work firmly guarding the factory

譯自《不完結的世界》

詩三首 ◎ Charles Simir 作

◎秀陶 譯

我們窮得老鼠籠內沒有捕餌而要由我
來代替。獨自一人呆在地窖裡，我聽
到他們在樓上踱步聲，在床上的轉側
聲。“這真是又暗又倒霉的日子。”
那隻老鼠咬我耳朵時這樣對我說。多
少年過去了。我母親戴了一件老鼠皮
的圍頸，她一直摸著它直到冒出的火
花照亮了地窖。

(1989)

“每個人都知道我同佛洛伊德博士的
事。”我祖父這樣說。

“我們倆都愛上了同一間鞋舖的櫥窗
內的同一雙黑皮鞋。不幸的是那間鞋
舖老關著門。門上不是掛著‘家有喪
事’就是‘午餐後即返’的牌子。然
而無論我等多久總是沒有人來開門。”

“有一天我碰到了佛洛伊德博士正在
那兒厚臉皮地對著那雙鞋流口水。我
們互瞪了一眼便各自走開了，一輩子
也沒再見過。”

(1989)

那是個大家都要升天作王的時代。有
時晚上我們看到孤寂的男子同女人在
黑黑的樹頂飄浮著。他們是在睡覺還
是在想心事呢？他們並不是在航行。
風用手肘輕得不得了地在推他們。我
們不敢開口講話或呼吸。連夜貓子也
都噤住了。後來我們就會敘說一本小
書被派在一個少女的手裡，以及一個
老頭子怎樣被一群柏樹奪去了帽子。
早晨，天上連雲也沒有。只有幾隻烏
鴉在路邊啄它們自己的毛；幾件襯衣
在瞎婆子的曬衣繩上舉著它們的袖子。

(1989)

譯後：Charles Simir 查爾士·森米其
1938 年出生於南斯拉夫，1954 年來美。
詩人兼翻譯家。出版物多達 60 餘本。

晚上，你的身影 比你長

激動，憂慮，期待，計劃：
直接的廣泛的新接觸，
在多語言、多文化的環境中有形的、
情感的、文化的、專業上的接觸，
在一個新的國度，時刻迅速發出
震驚，詫異，少許顫抖，猜疑，渴望，
點點滴滴的體驗，出國後
一家的自由、機會和夢想的指望。

地球上的一個小點
心裏的無限空間
被記憶和懷舊之移置的
一條條靜脈和動脈所交叉，輸送著
失落、孤獨和希望的粘稠血液——
有時腳趾被寒冬凍麻木，赤裸的樹
有時逗弄虛假的外表，回想的地圖
夏日的和風帶著雨滴微笑
重重的雨滴跌落在鏡面上，
帶著皺紋的鏡子上，
多重的形象出現了

雨滴拋落在滿臉皺紋的地面
繁忙的機場跑道上，
在遙遠的一處地方
地球上的一個小點
一個身影比你長
空虛的生命穿越著
多重記憶的的邊境
眼睛盯視著
過期的護照黃頁
入籍在這新的護照裏
如今成了
一個真正的自我流放的公民——
遙遠，自由，打上了命運的烙印。

在這地球的小點上
在傍晚，我的身影
將比我收縮的彎腰的身體長，
被閃耀的陽光放大在地平線上
地平線之外我的眼光到達不了
但我的記憶可以去的任何邊境
我過去曾穿越過的邊境
我的比我大的身影
將趴在邊境之外
靈魂將從常住簽證的印章裏
出現：一個移民的外表
帶著這地球的小點
同我一起走來，出現——那裏
是一處在我到達之後
難以達到的遙遠之地。

我前瞻後顧

我走在一個外國的街道上
我走了許多年
起初我一個人走
然後我帶著我的另一半走
如今我滿足地帶著
我的問題和另一半走
我走著，我驚奇
在大街上，朝市場走
心想：我必須回家
為了我的小孩
對她的教育問題
使我想起回家
我是遷徙移民的一部分
為了工作，為了財富
屈從於應付適應不同的文化
從無在家的自在感覺
失去家鄉的風味
我只能從用我的語言說的

電視連續劇和電臺廣播裏尋找
當飛機穿越國境，飛得很高時
空中小姐對著一份報紙微笑
我即刻抓起一份我國的報紙
不停地閱讀，反復地閱讀
為孤獨感拍打我後背時而保留
我立刻沉浸在瀏覽新聞
和帶我去家鄉海岸邊游泳的景色裏
那裏的海鷗等待著我每年出遊
而沒有到達的地方的消息

我在紅海游泳
想起恒伽王朝
我是帶著雙重判斷力的人
在穿越國境後
我在下棋中調整自己的策略
我是一個人，但又不是一個人
我是一片破碎的平原
我是一條開裂的河流
我是一處緩衝帶
一個我自己心靈的主管
一個自我諮詢的精神病專家
一個安慰的良心
我是種種機遇和門路的尋覓者——
到處遷徙的旅遊神
我後顧又前瞻

阿尼拉·普拉沙德(Anil K. Prasad)：
黎巴嫩籍印度詩人。1991年獲印度比巴
市派特那大學博士學位。現在黎巴嫩
伊卜大學教授英語文學。

瓦蘭詩中的肉體與靈魂

◎程一

我不知道別的動物有沒有死亡意識，反正人是情知自己必死而活著的生命體。這種死亡意識固然會讓人感到恐懼，卻也能時時激發出一種超越死亡的力量，從而在向死而生的張力結構中更好地發揮生命的價值與潛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生就是以死亡抵制死亡的過程。第一個死亡不同於後者的肉體死亡，它指的是死亡意識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實踐。從根本上說，一個人的死亡意識越強，就越有可能活得更有意義。如果說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人們的生活方向也不為過。意識到終有一死這個道理後，中國人對得道成仙、長生不老的渴望與實踐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種實踐一方面促成了中醫藥的誕生，至於得道遊仙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舉，真正能慰藉人的還是青史留名。中國人特別具有冥頑不化的功名之心，這種對功名的忠貞不捨反映的正是以短暫某永恆，以精神超肉身的價值取向與人生策略。中國古人認為青史留名的主要途徑有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到了魏晉時期，曹丕則把位居最末的“立言”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文章寫得好，就可以“聲名自傳於後”。

從本質上看，功名屬於人的精神層面。精神從來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作為高級動物的人所特有的一種活動，儘管它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可以反作用於人的肉體，甚至可以脫離肉體直接進入文學作品。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精神是在肉體這種物質的基礎上生成發展起來的。因此，沒有肉體，精神就失去了存在的基地。這是最簡單的實情，遺憾的是，越是簡單的東西越容易被忽略。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和對真的尊重，我在《北大十四行》的跋中說過這樣的話：“我並非單純肉體美的吹捧者，但也不盡信魯迅先生所稱道盧那察爾斯基所說的那種‘真善美之合一’。我不否認有些作品能達到這種境界，但是，在這個真善美與假惡醜並存的世界，太多的所謂‘真善美之合一’製造了太多的騙局和沒有肉體的感情。”“沒有肉體的

感情”大量出現在文學作品當中，被美其名曰“藝術真實”，這其實是半真半假的藝術，而不是什麼“真善美之合一”。

正是從這種感受出發，我閱讀了瓦蘭這個富於智慧的詩人的短詩集。因此

，我就想從靈魂與肉體的關係以及肉體在瓦蘭詩中的位置來談一點認識。

《瓦蘭短詩集》分為“絕境”、“春天”、“鄉村”和“愛情”四部份，每一部份選入的詩作都是32首，時間跨度為20年（1979—1999）。從題目上看，這些詩有意取消詩的題目，其中有不少詩題目完全一樣，如“鄉村”中有六首詩都叫“鄉村小夜曲”，別的詩選題也很隨意，抽取詩中的一個詞，尤其是頭幾個字作為題目，看似有題其實無題，如集子的最後一首詩叫〈讓我〉，其中有兩句話我覺得可以作為理解瓦蘭詩的入口：“讓我別再因情慾而拋棄肉體”，“讓我理解肉的深處是否有愛”。這兩句詩足以表明瓦蘭對靈魂和肉體的認識以及由此體現在他詩中的靈肉觀念。

“讓我別再因情慾而拋棄肉體”，這是一種認識的轉變，它說明詩人此前也是把情慾抽離出來加以表現的，就像把肉從骨頭上剝離開來放在盤子裏，似乎肉是從盤子裏直接長出來而與骨頭沒有任何關係一樣。瓦蘭詩中很多次直接寫到“靈魂”（有時使用和死亡相關的“幽靈”這個詞），如“你的靈魂在銀河每時每刻不停地飛逝”，難道這就是“藝術真實”？“只有愛情留下柔軟的頭髮”，〈花瓣〉中的這句詩恰恰是用女人的頭髮使愛情得以具象化。但這絕非一個簡單的手法問題，在這裏，頭髮不只是愛情的具象，更是愛情的組成部份

，這才是頂重要的。在書的第四部份“

愛情”裏，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如“我愛你修女般的純潔和裸體時的囂張

”，試把“裸體”等修飾成份刪去，看是什麼效果。正是基於這種靈肉合一的認識，瓦蘭寫出了如下的詩句：“禿鷲帶著人骨和靈魂飛往天堂”，這表明天葬是對死者身（人骨）心（靈魂）的雙重引渡，靈魂離開了身體只能是一個空洞虛幻之物。“我的靈魂找不到我的身體”，如何理解〈思鄉〉中的這句詩？它顯然不是直接針對自己的身心分裂而言的。在這裏，身體已經成了故鄉的原型，然而，詩人回鄉的情形卻是“短暫的故鄉，找不到我出生的馬廄”。故鄉是一個人的根之所在，如今竟陌生得找不到一絲和自己出生相關的跡象，正是所謂的“我的靈魂找不到我的身體”。由此可見，這句詩表達的是一個漂泊者沉痛的鄉情。正是在這種感慨的基礎上，詩人對自己的一生做出了這樣的預言：“在沒有神靈的異鄉行走／在過錯中過了一生／在不為人知的地方倏然死去。”

第二句“讓我理解肉的深處是否有愛”，這是確定的，愛就在肉的深處，因為作者接著說：“用什麼詞才能準確表達我的愛”。瓦蘭的“靈肉合一”觀就這樣在得到間接確認的基礎上輕輕地滑過，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把這種深藏於肉體之中的愛挖掘出來加以準確的表達。

不僅如此，瓦蘭還有一種把植物肉身化的傾向，如“早晨有時是一個瞬間，凋謝的花朵像肉體／它變得清晰時，突然又失去方向”（〈早晨〉）“麥穗在秋天呼嘯著穿肉體／農民歪戴著帽子／有節奏地用鐮刀砍斷它們的細腰。”（〈農民和他的女兒〉）。

對於一個以肉身為支撐的靈肉合一論者來說，他無時無刻不意識到肉身的局限性：肉身的衰老，疾病以及疼痛，死亡與腐爛。凡此種種，無不增強了詩人內心的焦灼：“我們說：時間消逝，其實是自己消逝。”這裏表達的是衰老，而疾病以及疼痛更是瀰漫全書。長期的病痛體驗讓詩人直接把疾病當成了喻體：“雲像疾病飄來飄去”。總之，在詩人眼裏，“……生活像一場疾病被堵在半途／追不上遠去的醫生。”至於死亡可謂全書的主線，其中反覆出現的駭人意象當屬“腐爛”，什麼在腐爛？死亡的肉身。在〈我的童年〉裏，詩人就已經意識到“我的手和骨頭會腐爛……／生命像蛀空的死鳥還給了大地”。〈我

27 個字寫了一場革命

◎陳葆珍

——賞析杜風人的〈革命·文革四十週年國殤〉

一行大字報 把你
撞死

幾句狂口號 將你
喊活

死去活來的 造反
有理

（革命·文革四十週年國殤）

27 個字，簡明形象生動地概括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有藝術性。

精煉是此詩最大的特點。契訶夫在談及“寫作的技巧”時說：“其實不是寫作的技巧，而是刪掉寫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

古今中外的名家在這方面作出了榜樣。流傳至今的名句都是千錘百煉的句子。賈島的“僧推月下門”到“僧敲月下門”，有了“推敲”一詞的佳話。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封建社會作最形象精煉的概括；孟東野的“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對母子情最深情的表達；古樂府的“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對養生之道作千年不衰的傳授；徐守信的“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牛馬”，對處世哲學作淺白的訴說……像這樣精煉的句子，在我國詩庫中俯拾即是。世界文學也不乏其例。如 1954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小說家海明威的得獎小說《老人與海》，從幾十萬字刪至五萬七千多字。被認為是“一部異常有力、無比簡潔的作品”；“對現代文學給予很大的啓示和影響，特別是它表現出優異非凡的藝術。”海明威在受獎演說中曾這樣說過：“作家首要條件，便是不可囉嗦。”“一位作家能夠有深厚的功力，一針見血地讓讀者難以忘懷，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杜風人從文學遺產中吸收養分，這首〈革命〉詩，能做到海明威所指出的“一針見血”，能成功地“琢句練字”。

李漁在《窺詞管見》中云：“琢句練字

，雖貴新奇，亦須新而妥，奇而確，總不能越一理字。”

〈革命〉一詩，字不新不奇，連小學生也會寫。正因為這不新奇，才令人震撼！

這不新奇的字反映當時不新奇的現象（“大字報”、“口號”早已司空見慣

），本為奇怪之象（全國大亂）卻被一些決策者認為不奇，還說什麼要“天天講、月月講”的，這樣的動亂一次還不夠還說要再來兩次三次的。面對這史無前例之奇象，詩人用最不新奇的字眼；面對滿腔滾燙的激情，詩人用最淡白的語言，讓人有一種與史實、與感情強烈反差的感覺，這樣就產生巨大的藝術魅力。

詩人閱力深矣。他捕捉了人們對歷史的一些心態。以本人為例，“文革”後

，在一輛北上的列車上，午睡中的乘客被侯寶林那反映“文革”的相聲《照相》所笑醒。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最荒唐的歷史到最後，換來的是人民的一聲笑聲，可這笑聲是那樣的蒼涼！”

今天讀了〈革命〉一詩，那種幾十年前在列車上的感覺又重現了。

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與詩人這悲愴的激憤的感情共通。最初，我還不理解，為什麼這首詩既沒憤怒的言詞；又沒哀傷的話語。轉念一想，“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正是藝術家能縱能收的藝術修養。而“風格即人格”。能“怨而不怒”，乃詩人豁達人性之表現

，這樣通達的人格才會以幽默的筆調反映那段殘酷的歷史。

這首詩，字不新不奇，以平淡無奇

的字反映那理應是古今中外視之為奇的現象，這種藝術手法就顯得新奇，比用特意渲染的字眼來表述，效果就得多。

“奇而確，總不能越一理字。”這個“理”字，全詩或明或暗都在寫它。

“一行大字報／把你撞死”，是筆伐者之“理”；“幾句狂口號／將你喊活”，是口誅者之“理”，這兩句在暗寫“理”。這個“理”，就是篇末所說的“造反有理”中的“理”，最後一句明寫“理”。至於“死去活來”，閣下自便了。把“死去活來”作“造反有理”的定語，說出這場文化大革命之“理”。至於是否真有理，歷史可是個最公正的裁判官。李漁在《窺詞管見》所說的“不能越一理字”，詩人做到了，故此順理成章的，可信可讀！當然，李漁所說的不是指一筆一劃寫出來的“理”字，只不過詩末中的“理”字與此巧合罷了。

詩中兩個對立面十分強，被批鬥者以“你”為代表。這是一個虛構的又具體的表象，既是一個具體的個體又是一個抽象的個體或群體。而那“大字報”、“口號”是具體的表象，是可見可聞的，那“造反有理”是抽象的表象，是一切感覺器官不能具體接觸到的東西。“大字報”是有形的、“口號”是以聲為形的。可“造反有理”是無形的。這無形控制著有形的。白氏名句“此時無聲勝有聲”，用在這裡，可改成這樣讀：“此時無形勝有形”。

詩人抓住了這場“革命”中最有典型的表象來寫，可見詩人洞察秋毫之敏銳力，對歷史驚人的概括力，不是有相當的閱歷、睿智、學問、詩力，難以致此。

從 20 世紀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大字報成了中國的獨特的風景線。大字報在中國的歷史無從考究，那年代沒寫過沒看過大字報的中國人，也無從考究，但

可以肯定：寥寥無幾。雖在 1957 年 2 月在個別工廠出現過大字報，但真正成氣候的是 1957 年 5 月 19 日的北京大學飯堂出現的第一張大字報。自此，這一

年的大字報就排山倒海席捲全國，五十多萬被錯劃的右派分子無不與大字報有牽連，他們避免不了寫大字報與看大字報。

連第一個報道北大有大字報的記者劉光華也因此被劃成右派。這沒寫上中國憲法的不合法的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其威懾力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自 1969 年 5 月 25 日以北大聶元梓為首的六人聯名的大字報貼出，又有最高領導人的〈炮打司令部〉（1966 年 8 月 5 日）的大字報親自支持，這就難怪大字報霎時在中國鋪天蓋地了。如西安交大一日之間就貼出一萬張大字報。被批鬥者，其單位二日之間貼他上百張大字報的不在話下。被批的人看大字報，會感到四面楚歌，會覺得自己彷彿陷入沒頂之災。因為那大字報像匕首投槍，可以無中生有，匿名恐嚇；因為那大字報在 1957 年曾讓五十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被無辜專政達廿年之久，讓不少人家破人亡。想到這不遠的過去，誰不誠惶誠恐。何況有些大字報還代替了門窗，貼到被批鬥者的屋檐下，與你旦夕相處。不在精神上被折磨得半死，乃超人矣。

口號，其產生的年代無從考究，只知道那年代，沒聽過沒喊過口號的中國人，也無從考究，但可以肯定：寥若晨星。還知道天子足下的三呼萬歲聲，祖傳矣，舊瓶裝新酒不足為怪。口號聲發出之聲浪可愉悅心情，當它是一片歌頌聲之時；也可震裂被批鬥者的神經，當它是一片怒斥聲之時。

“文革”來一個無聲的手槍（大字報）、有聲的砲彈（口號），有利於“靈魂深處鬧革命”。

所以說，〈革命〉這首詩，抓住了最典型的東西，一點不假。

典型的表象確定了，怎樣把它形象地表達出來，必須經過一番藝術構思。

我曾這樣想，這首詩如此淺白，何來形象，豈不“太出”了？這時我想起詩評家傅庚生的話：“字必練而始功，句因度而能穩。練字度句，太出則意淺，意淺則一覽便盡；過深則意晦，意晦難覓知音。”

這首詩不意晦，所以沒必要談這問

題。

在此談談“太出則意淺”。我覺得淺白並不一定“太出”，“太出”我理解為太直。詩忌直，就是怕沒有讀者的想像餘地。而想像的餘地與詩本身的形象有關。艾青說過：“任何好詩都是由於它所含的形象而永垂不朽。”

〈革命〉詩的形象突出，寓意深刻，這樣就不“太出”、不“意淺”。開門見山，讓那像山那樣的大字報呈現於讀者眼前，一句帶出了歷史的畫面。

這場面：一個被批鬥的對象在看大字報時的或頭暈目眩、或兩眼充血、或手腳冰涼、或心跳加速、或臉色蒼白……雖不明寫但可以通過那個

“死”字想像出來。

嚇死了，未被口誅，這“革命”程序還未了。因為口誅，讓不費成本的口水

，變成最新式的武器，這符合“節約鬧革命”的原則，還可以洗滌人的靈魂，讓群眾提高“覺悟”，況且，看一行大字報就死了，豈不便宜了他。想當初彌衡擊鼓罵曹操，而今不用擊鼓尚簡便，“幾句狂口號／將你喊活”。只有“喊活”了，老子的威風才有顯耀之地。非要“喊活”不可，這是“革命”必經的程序，正如我有次在大陸因醫療事故（開刀之處少縫一針）再重做第二次手術時，麻醉師用冰水把昏死的我潑醒那樣

，這是為了更好的開刀。對被批鬥者亦然，因為這是一種程序。

喊口號，不“狂”，哪能喊得活；不“狂”，哪能顯威力。一個“狂”字，把喊口號的場面活現了。“喊活”，生動寫出那個被嚇死的人從死界還魂的樣子，讓人猜出那時的他，或雙腿發抖、或半眯著眼、或半垂著頭、或半喘著氣

、或口吐白沫……總之，當時的鬥爭場面會像電影的蒙太奇一樣——展現你的眼前。

不過任何事也有個例外，有些不用

“

喊活”的。如名相聲演員侯寶林被批鬥時，他帶一家老少全部黑衣上陣（因他被人說是黑幫頭子），當人們喊“打倒黑幫頭子侯寶林”時，他們這一家子全都倒地不起來了。這自然引起全場大笑，紅衛兵只得草草收場。這樣的口號把他的一家喊“死”了。

兩句淺白的詩句使我讀來浮想聯翩、難以忘懷，像一粒石子彈盡那封存已久的記憶之海，無法平靜。這首詩的藝術感染力大矣。

詩人的感情不但借助形象的語言表達還藉語言的節奏音韻來充分流露。

聲音是表達語言的本原，文字是人類用來代替聲音的工具。此為“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毛詩·大序》）是也。作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詩，不管新舊詩，都講究聲美。此詩在新詩中是少見的嚴謹地講究聲律的。押

“i”韻，句式整齊，一二三句子結構相同，這樣有節奏又押韻，讀起來便朗朗上口。並不是說一切新詩都非句式整齊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John Yau (1950-)，他的中文名字叫姚強，近年來他在美國詩壇上甚為活躍，擁有不小的名氣。從 1976 年到今天為止，他已發表了多部詩作、一部小說、評論等共 30 多冊。牛津大學出版的美國詩集(The Oxford Book of American Verses by David Lehman, 2006)內也收錄了他的作品，並肯定姚氏為最近新進詩人的地位！美國著名的先鋒(Avant-garde)詩刊《護符》(Talisman)早在 1990 年秋第五期就介紹了他，除了該刊主編愛德華·福斯特(Edward Haley Foster)對他的採訪錄外，並有其他八位知名評論家對姚氏的作品作了詳細的評論。

姚強的祖父母皆是上海來美的移民，他則生於麻州，在波士頓市長大，現與畫家妻子卡洛琳·劉和一個女兒居於美國東部哈德遜河口的岩島。那裡的居民充滿了美國文化和詩傳統（詩人惠特曼曾在這裡活動），姚強大學畢業於巴特大學(Bard College)，MFA 則於布魯克林大學取得，曾就學於科州的那魯巴西藏文化大學(Naropa University*)。姚的師承有克里利(Greeley)、鄧肯(Duncan)和阿什貝里(Ashbery)，雖然姚本人出自黑山派(Black Mountain School)，但卻是紐約詩派的一個主要成員。自從奧拉哈(O'Hara)於 1966 年去世，姚現在雖只五十六歲，卻已是該市的一個主要城市詩人(City Poet)。這對在當今美國詩壇還未能站穩腳跟的華人詩人來說，無疑是個莫大的殊榮！姚氏曾執教於加大伯克萊分校、布朗大學，現在盧特格斯(Rutgers)大學的梅森格羅斯美術學院(Masson Gross School of Arts)執教。

姚氏的詩具有意象、超現實、象徵和實用主義的特色，其源出於他是個華裔所接受的東西文化傳統，雖然他不懂中文。他在《李賀和李商隱的詩譯文閱後仿作》(A Suite of Imitation Written after Reading of Translation of Poems by Li He and Li Shangyin)中用英文寫道：

她離開時取走了一切——她的髮
是充滿了五彩的夢，它中午便消失了
然而，如果什麼也不能被償還的話，

我依然
傾心於這女子，她還沉睡著，被關閉
在

另一種生活裡；她的頭髮
像午間紅牡丹般堆積起來。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自英文)

詩人在詩中，描寫生與死，而非情慾傾向的色情狂(Erotism)，他採用自然的幽默，往往指出雙數性的比較和唯物論與夢裡或潛意識中的不同，形成二元的兩極主義(Dualism)。他視寫作是橋樑的建設，視作家的雙手如鐘錶的兩支針，藝術家的責任則是夢的倉庫的看守員。由於詩人成長在美國紐約與波士頓華人區的雙重語言環境中，家長說的話兒女不懂，或一知半解，老是在家中服從父母。但是他知道在白人的世界中，真實只是宇宙之一小部份！詩人很早就認為只有時間才是確鑿的，非知識也！

詩人認為人的反省可能被記憶埋葬在潛意識鏡子下，但從弗洛伊德、榮格和拉康的心理學觀點來看是不可能的。鏡子舞台(Mirror Stage)是指小兒的自戀時期。姚氏的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理論有其矛盾之處，他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詩人。

姚氏對語言的組織和文字的意義特別注意，可以說他是個多產者，30 多卷詩集是出版商的一項小工業。他的早期詩集有：《橫過運河街》(Cross Cana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1976)、《屍體與鏡子》(Corpse and Mirror, 1983)、《發光的輪廓》(Radiant Silhouette, 1989)等。

姚氏也是個畫家，曾開過畫展（在紐約普拉特學院），也曾協助洛杉磯當代美術館(MOCA)安排畫家摩西的展覽會，他是一個傑克遜·波洛克(Pollock)式的抽象表現主義者。

在 2006 年，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了姚強的得意詩集《天堂與流放區》(Para-

dise Diaspora)。在書題中，詩人採用意大利文但丁《神曲》第三集的天堂題材，流放區(Diaspora)。那是指古代猶太人國亡後被放逐，在全球各地散居，這帶有政治、軍事、宗教意義（包括中東歐美甚至到開封和詩人的家鄉上海，姚氏在此特別指紐約）。詩集的墨綠色封面圖畫是一窩二十一條的毒蛇，似乎每一條皆戴著眼鏡，它們，是糾纏讀者的表象，使恐怖常浮現讀者腦中。

紐約詩人伯利根給該詩集題了一句話：“我居住在紐約，是為了滿足我的罪行感”。詩人姚強則說：“我在這裡／我不在這裡／這兩個地方也可能不是同一個地方”，在詩裡他採用新鮮的隱喻，如：moo goo gai pan（毛菇雞片）來象徵紐約中國菜、IngGrish 是多元文化的英語、barrowed love poem（借來的情詩）和夏威夷牛仔(Hawaii Cowboy)等等。

詩人在該詩集內收錄了八首關於天堂的同題詩 Andalusia，這是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地區，曾被伊蘭軍隊佔領過，稱之為安太路西亞——天堂的意思來建立了一個多元社會，給與紐約懸殊的差別，用來象徵多元文化城市的原型。

姚強的象徵採用給麻木的讀者一點特效藥，使善閱詩的人戰戰兢兢：Fetish、ATM、Living in the shadow、聲音、玩具娃娃、cyborgs（靠機械裝置維持生命的人）、柏拉圖的洞穴……這些隱喻告訴讀者詩人的博學和視線的廣闊，也許只限於小圈子內的人文才知哥爾支夫曾是徐志摩的作家朋友凱瑟琳·曼斯萊斯的老師和布萊瓦茨基夫人曾是愛爾蘭裔詩人葉芝的恩人及老師。

筆者認為詩人的作品大多是自傳性的，一個華裔在白人社會內掙扎，受到的歧視、政治和經濟壓力的左右而產生投內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美國紐約的城市詩人已相繼去世，姚強能夠淋漓盡致地、樂而不淫地、嚴肅地寫詩，擺脫了美國佬的傳統超驗主義。可是這也是詩人的局限，他踏上了該派詩人的領導地位已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西方哲學認為淫是宗教上的超越，中國傳統則以富貴不能淫為處世原則，淫帶來過剩 Excess。紐約派詩人視放縱行為乃爭取個人主

編輯筆記

●新大陸網站雖已有多年歷史，但印刷本的出版時間更久，許多上網前的期刊都尚未製作成網頁，現正在逐步更新和重整，以補第45期前的遺缺。另外詩刊從創刊至今各類活動、聚會的珍貴圖片亦將逐步上載到我們網頁上的記憶庫一欄。俟這些工作完成後，大家將能直接從網上查閱各期詩刊及其他資料。歡迎詩友們常來作座上客。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本期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翻譯的“黎巴嫩詩選”恰恰為剛剛進行過一場野蠻戰爭的多災難地區作一註腳；“鄭玲近作選輯”顧名思義是廣州詩人鄭玲的近作，鄭玲長期從事文學編輯工作，1950年開始詩創作，已出版的詩集有《小人魚之歌》、《鄭玲詩選》、《風暴蝴蝶》、《瞬息流火》等，風格獨特、情感充沛、觸覺敏銳、意象新穎，值得大家細讀。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今年加入我們名譽編委隊伍的詩友有二人，是多年來最為“熱鬧”的一次，讓我們拍響歡迎朱彥潤、資中華兩位詩友的掌聲。

●上期8頁黃伯飛詩作〈天問〉段二“哪本古書”、段四“讓哪個”“哪”為“那”之誤；段三“懸案”誤為“戀案”，錯得“有趣”，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揚子江》詩刊徵訂

《揚子江》詩刊是江蘇省作協主辦的大型原創性詩雙月刊，面向海內外公開發行。每期80面，逢單月5日出版，全年訂閱費用人民幣45元。

聯繫電話：025-83731479 83731804

郵編地址：210024 南京市頤和路2號

詩訊

●本刊同仁、芝加哥詩人榮惠倫（荷野）於今年七月底曾到洛城探親訪友，逗留期間多次與新大陸同仁及此間詩人們相聚。

●本刊同仁、香港詩人冬夢的個人詩集《岸不回頭》經由香港瑋業出版社出版。扉頁有詩人張默題字。

●廣州詩人熊國華個人詩集《與石榴對話》經由中國戲劇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

●越南華裔詩人趙明榮獲香港詩網絡《2006年度詩網絡詩獎》公開組（內地及海外組）的優異獎。

●由越南胡志明市華文文學會暨世界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西貢河上的詩葉》已於2006年8月5日發行。由詩人陳國正主編。

●第26屆世界詩人大會於2006年9月3日至10日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隆重舉行。出席此次大會的有來自世界近四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詩人300名左右。

●第二屆“世界詩學名家國際論壇”經於今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中國重慶西南大學成功舉行。

●原南越“海韻文社”的鄧崇標（村夫）不幸於今年七月病逝。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